

史地小叢書

蒙古史略

格 魯 賽 著
馮 承 鈞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René Grousset 著
馮承鈞 譯

史地
叢書

蒙

古

史

略

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二二六七九)

史地叢書 蒙古史略 一冊

Histoire de l'Extrême-Orient

—Époque Mongole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本書被去售價二分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René Grousset

譯述者 馮承鈞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新)

派

序

現在最新的東洋史。要算格魯賽 (René Grousset) 的極東史。此書出版於一九二九年。全書分五篇。中國佔兩篇。印度一篇。蒙古一篇。越南半島合爲一篇。關於中國的部份。分量雖多。內容却頗簡陋。大概是撰者不能直接參考中國載籍。所以有此結果。可是印度蒙古兩篇編得較好。所以我先將蒙古史一篇譯出。改題曰蒙古史略。

他這篇蒙古史。同我們的元代史不同。元史所詳者卽此篇之所略。此篇之所詳者亦爲元史之所略。其內容在時間方面。大致僅限於成吉思至忽必烈五代。在空間方面。並言中國以外的諸汗國。本書中的人名地名。先採用元史親征錄。元朝祕史等書的譯名。其有別譯者。則取一名以期一致。諸書未著錄者。則或取較晚的譯名。或用元代以前的舊名。或仍原名。其中有些名稱。若馬可波羅之類。是新譯名。還有若干名稱。若 *Baidu* 之類。本應譯作拜住。可是恐與其他拜住相混。所以逕錄原名。不用新翻。

本書中有若干事蹟不見元史本傳。比方本書說耶律楚材做過燕京的長官。賽典赤首先管理財政。好像未經中國載籍著錄。我想撰者或別有所本。不去改他。

馬可波羅行紀中的中國地名。雖然歷經西人考訂。可是不盡確實可靠。比方 *Yungking* 有人說是江西的德化。然而行紀說此地是泉州附近。就不應將他位在江西。我以為或者就是汀州。可也不能保其必是。所以我的譯文祇錄原文。將原考的德化地名刪去。還有一箇地名 *Yungking*。固然有人說是安慶。然而行紀原文記述甚泛。說他是安慶倒不如說是金國的南京。所以我將此地名改了。我所刪改的祇有這兩點。

此書的優點。就在採集的材料之多。其所本之書。我皆從原書在附註中標明。惟一概譯為漢名。至若原名則見原書參考書目六七二至六七七頁。

我的譯文雖然文言白話夾雜。不遵甚麼史筆史法。然而我的目的僅在讀此書者易於省覽。毫無別的奢望。校對既畢。特附識數語於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馮承鈞識。

目次

第一卷 成吉思汗……………一

一 十二世紀時之突厥蒙古部落……………一

二 成吉思汗之統一蒙古……………八

三 成吉思汗攻金之役……………一六

四 西遼之亡 蒙古人之侵略天山南路……………一八

五 花剌子模國之亡……………二〇

六 成吉思汗之事業……………二七

第二卷 窩闊台貴由蒙哥三汗時代……………二三

一 窩闊台汗 滅金……………三三

第三卷

中國之蒙古帝國

二	波斯與小亞細亞之侵略	三七
三	歐洲之役——斡羅思之侵略——波蘭及匈牙利之侵入	四〇
四	脫列哥那之稱制及貴由汗時代	四四
五	蒙哥汗時代	四七
六	旭烈兀之征波斯與忽必烈之侵宋	五二
第三卷	中國之蒙古帝國	五五
一	忽必烈之即位	五五
二	忽必烈之取宋	五六
三	日本安南爪哇之遠征	五八
四	忽必烈與海都	六二
五	忽必烈之政治 蒙古政策與中國政策	六三
六	忽必烈之宗教政策 佛教及景教	六七

七	馬可波羅之旅行……………	七五
八	馬可波羅時代之東亞商業……………	八一
九	蒙古時代中國之天主教……………	八七
十	中國之蒙古帝國及其他成吉思汗系汗國 察合台汗國之沿革……………	九一

蒙古史略

第一卷 成吉思汗

一 十二世紀時之突厥蒙古部落(註一)

十二世紀中葉時。滿洲北部。蒙古全部。同土耳其斯坦等地。是些半開化而以游牧爲生的部落之區域。這些部落在語言方面屬於阿爾泰(Altai)系(註二)之三部語言。質言之東胡(註三)部。語。蒙古(註四)部。語。突厥部。語。

在黑龍江(Amur)支流。額爾古納河(Argun)右岸。有兩種部落游牧。一種是確屬東胡種的塔塔兒。(Tatar 一作達靼)一種是有時屬突厥種。有時屬蒙古種或蒙古雜種的弘吉剌。(Kongirat,

Konkurat, Kongrat) (註五) 在禿兀刺河(Tula)斡難河(Onon)怯綠連河(Kerülen)等河的上源肯特山(Kentei)一帶。是蒙古族孛兒只斤(Böiǰigān)族所居的地方。此族就是產生成吉思汗(Gengis-khan)的蒙古族。在孛兒只斤族的周圍。斡難河同音果達河(Inghoda)流域一帶。東迄怯綠連河。西抵貝加爾湖(Baikal)散處的。則爲其他蒙古部落。當成吉思汗時代。有人習將這些蒙古部落分爲兩類。一類名稱尼倫。(Nirun)此言潔淨。因爲這些部落皆同孛兒只斤有血統的關係。一類名稱多兒勒斤。(Durlukin)就是關係較疏的部落。尼倫部中的部落是泰赤烏部。(Tajikut, Tajin) 札只刺部。(Jaǰirat, Jajirat, Jurat) 巴魯剌思部。(Barulas) 八憐部。(Barin) 朵魯班部。(Dorban 今作杜爾伯特 Dörböt) 散只兀部。(Salǰut, Saljin) 哈魯斤部。(Karlakin) 多兒勒斤部中的部落是阿魯剌惕部。(Arulats) 伯岳吾部。(Bayaut) 火魯剌思部。(Korlas) 亦乞剌思部。(Ikiras) 拉施哀丁。(Rasid al-Din)曾將弘吉剌部也加在多兒勒斤部之列。還有一種居於同一地帶之札刺亦兒部。(Jalair) 來歷不明。拉施哀丁並未將此部列入尼倫。也未將此部列入多兒勒斤。或者是一種居於蒙古諸部落中而與蒙古人同化之突厥部落。在貝加爾湖東岸。住的

是蔑兒乞部。(Markit) 此部是突厥種或是與突厥雜處之蒙古種。其中有一部份人信奉景教。(Nestorianism) 在貝加爾西岸。住的是幹亦剌部。(Oirat, Oirad) 這是純粹蒙古種。在貝加爾湖韓兒寒河 (Orkhon) 同肯特山之南。一直到長城。則屬突厥種之克烈部。(Keräit) 此部似包含有禿兀剌河流域同現在的土謝圖汗 (Tushetu-Khan) 全盟之地。(註六) 這些克烈部人自十一世紀初年至十二世紀末年。是當時蒙古之最強盛的部落。(註七) 曾在一〇〇七至一〇〇九年間。經馬魯 (Merw) 城的景教主教所化。自是以後改信景教。十二世紀時的克烈部王。曾用基督教名。如 Marquz (Marcus) 與 Kurjakuz (Cyrilacus) 之類。(註八) 還有一種與克烈同屬突厥而與克烈相敵之乃蠻部落。(Naiman) 住在韓兒寒河上流。與大金山之間 (科布多 Kobdo 一帶) 根據 (註九) 的證明。景教也曾在此部落流行。(註九)

乃蠻的西南。就是突厥畏兀兒部 (Uighur) 此部在九世紀時曾經統治蒙古全境。在此時則僅踞處於哈密 (Qamul) 蒲類 (Barköl) 別失八里 (Beshbalig, Beshbaliq) 吐魯番 (Turfan) 哈刺沙爾 (Karašahr) 庫車 (Kuča) 等地。他們的政治勢力雖已告終。可是在開化其他突厥蒙古民族方

而。尙執有一種重大任務。他們曾經奉過摩尼教。(Manichaeism)在此時則信仰佛教同景教。他們曾採用古康居(Sogdian)字母。成爲一種特別的畏兀兒字母。後來又從此畏兀兒字母產生蒙古字母同滿洲字母。畏兀兒部之西伊犁河一帶。海押立(Kayalik)附近。住的是哈刺魯部(Karluk)當時的阿力麻里(Almalik 今之伊寧 Kulja)國。必是出於哈刺魯部。畏兀兒部同哈刺魯部皆臣屬西遼。(Kara-Khitai)

黑契丹或西遼帝國。是耶律大石在一一三〇年建設的。初女真侵遼。大石奔西域。自立爲帝。東西土爾其斯坦奉之爲古爾罕。(註十)建都於八剌沙衮(Balāsagūn)其直接統治地。爲伊犁河(II)同塔里木河(Tarim)流域諸城。如倭葉(Tokmak)答刺速(Talas)訛跡那(Urganj, Uzkand)合失合兒(Kasgar)也里虔(Yarkand)幹端(Khitai)等城是已。此外屬國。東有畏兀兒(Digun)同哈刺魯(Karluk)西有撒麻耳干(Samarkand)即河中(Trans xiane)同花刺子模國(Khwarezm)西遼統治中亞一直到古爾罕直魯古(Celuku 一一七八至一二一一)之時。及花刺子模同撒麻耳干叛離。遂失河中。(一二〇七至一二〇八)此時西遼的南境。則以錫爾河(註一

daryā)爲界。(註11)

這皆是一些固守本族風習的突厥蒙古民族。他們所偏向的。勿寧說是中國文化。至在錫爾河南。則情形適與相反。此處是一箇信奉回教的突厥帝國。就是花刺子模沙 (Sāh 此言王) 所統治之國。花刺子模末王之前王 Alā al-Dīn Tekē (1171至1199) 曾在1193年攻取呼兒珊 (Khwarizm) 並在1194年將波斯的色爾柱朝 (Seljuks) 末王 Rāy (Tughril III) 殺了。他的兒子嗣王阿勞丁謨罕默德 (Alā al-Dīn Mahammed 1199至1220) 又取河中於西遼。取阿富汗 (Afghanistan) 於阿富汗族之 Ghurids 王朝。並將分割色爾柱朝領地之 Irāk-Ajemi, Fārs, Ādarbāijūn 等地酋長夷爲臣屬。則他在當時曾將伊蘭 (Iran) 完全征服。當時祇有古大食帝國之黑衣大食朝 (Abbasids) 尙君臨報達 (Bagdad) 踞踣於此強鄰之旁而已。

同時東亞則南北二國分立。南方爲漢族之宋。北方爲漢化的女真之金。宋金兩國之西。又有唐兀 (Tangut) 建設之西夏國。至在西亞。則 Leonium (Kenia) 之突厥色爾柱朝。與希臘人共爭小亞細亞。埃及之 Aiyūbides 朝。適在攻取敘利亞 (Syria) 印度境中則突厥 Gaznavides 朝將繼承阿

富汗之 *Gurides* 朝。而向 *Rajput* 之印度教開始其宗教戰爭。

未來成吉思汗鐵木真誕生之時。亞洲大勢如此。(註一二)

註一以後所有本名。我皆採用伯希和 (*Pelliot*) 君的譯例。如以 *te* 對 *teh*。以 *e* 對 *ts*。以 *i* 對 *ü*。以 *u* 對 *dz* 之類。案照近代蒙古語的讀法。在 *a, e, o, u* 之前用 *e* 同。在 *i* 字之前則用 *e* 同。則在今日應寫作 *Jamuka, Jäinä, Tajikut*。可是又作 *Temujin*。應寫作 *Cagcan*。可是又寫作 *Čingiz*。但是在十三世紀時並無這種區別。祇有 *e* 同 *i* 之類音。所以我們一概寫作 *Jamuka, Jalair, Čäpär, Čagcan*。不爲分別。

註二突厥語蒙古語同東胡語形態雖然各別。現在的語言學家。曾將這三種歸納於一系之中。可是將以前一並歸納於其中的 *finno-ougriennes* 或 *ouraliennes* 等語。言除外了。可參照 *Deny* 撰「世界之語言」一八五頁 (一九二四年版) 的希和云。「在現代研究中。世人不再言及烏拉爾語。固然是對的。可是對於突厥語與蒙古語之原有關係。則用不著懷疑。好像也應該將東胡語加入裏面。由是世人將突厥語蒙古語東胡語合爲一種。阿爾泰系語。此不爲無見。這就是 *Ramsied* 同 *Schmidt* 之說。也就是 *Deny* 附以保留之說。 *Shirokogoroff* 之說較爲疏略。我以爲是多餘的。(見一九二五年亞洲報上冊一九三頁。伯希和撰「蒙古語中用 *u* 發 *ü* 之字」)

註三鈞案原文是 *tonceou*。有人考訂其與古之東胡並無關係。所以有譯作通古斯者。然而這箇西文譯名。我以爲是漢語東胡之「對音」。在東胡考證尙無定讞以前。我仍用此東胡名稱。

註四蒙古名稱在唐代中國載籍中，好像寫作蒙兀或蒙瓦。在十二世紀上半葉，曾寫作蒙古或蒙古斯。實言之應對 *Mongu*, *Mongul* (見一九二〇年亞洲報上冊一四六頁。同一九二〇年通報三二六頁伯希和說)。關於蒙古起源的問題，必須等待 *Kozlov* 上校將他在蒙古近發現一世紀至十世紀古墓研究的成績完全發表以後，始能解說。可參照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考古研究院伯希和報告。

註五亦作 *Oñirai* 同 *Oñirai* (一九二〇年亞洲報上冊一四六頁註二。又一九二五年刊上冊二〇三頁伯希和說)。
註六但伯希和以爲克烈部之居地不能確定爲何處。(見一九二四年通報六二九頁)

註七此部從前之強盛，可以古爾汗 (*Gur Khan*) 號證之。蓋克烈部王曾仿西遼 (*Kara-Khitai*) 也用此號。

註八可參考 *Howarth* 撰「克烈與約翰長老」見一八八九年倫敦亞洲協會報三〇一至四三一頁。又伯希和撰「中亞與東亞之基督教徒」見一九一四年通報六二七頁。

註九其構成未來成吉思汗帝國的中心之突厥蒙古部落。信仰頗爲紛歧。除景教同佛教外，還有祀天之教。同純粹蒙古人所信的珊曼教 (*Chamanisme*) (珊曼教古語作 *šaman* 或 *bögä*。後一字即是突厥語之 *bögü*。可參照一九一三年亞洲報上冊四六六頁。伯希和撰珊曼考)。

註一〇一作物兒汗。又作葛兒汗。此言字出汗。可參照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刊第一號二四頁的希和撰文。

註一 西遼之西。幹羅思 (Russie) 南方平原中有 Comans 民族。幹羅思人則名之曰 Polovcy。根據馬迦特 (Marquart) 的考訂。此族繫於古土耳其斯坦赤髮碧眼的種族。說的是一種突厥方言。根據 Bang 之說。此方言應列在突厥語系之中。Comans 到其地以前。先居其地的是 Petchénégues 種。根據馬迦特之說。此種就是四突厥。(見馬迦特撰「東突厥方言之研究」一九一四年刊。又伯希和撰「庫蠻考」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三三至一三四頁) 至若在 Petchénégues 以前居其地者就是可薩 (Khazares) 可薩是一種文化尙高而信奉猶太教的突厥民族。(見馬迦特撰「可薩之皈依猶太教」一九〇三年刊)

註二 伯希和 Barthold, Vladimirtsov 等以其誕生之年在一一五五至一一五六年頃。

二 成吉思汗之統一蒙古(註一三)

住在幹難河同怯綠連河上源的孛兒只斤族。就是鐵木真祖先所自出之族。鐵木真之父名稱也速該 (Yeugai, Yesukai) 八都兒 (Bartur) (註一四) 曾被鄰近的蒙古部落奉爲酋長。可是他本人縱非克烈部之臣。也可說是克烈部之與部。他曾隨同克烈部幫同金國戰爭。到他死的時候 (Barthold 說在一一六七年頃) 同盟諸部以爲鐵木真年幼。乃改奉泰赤烏部的部長爲盟長。

鐵木真首先要制伏這些競爭。(註一五)他在一一八八年帶了一萬三千人在音果達河支流巴勒渚納 (Baljuna 一作班朱尼) 河上。打敗了泰赤烏部的三萬戰士。把俘虜用鍋子煮死。他在此時業已用恐怖來作統治的方法。此戰以後。他父親所領諸部又開始奉戴他爲盟長了。(註一六)可是鐵木真同他父親一樣。仍舊隸屬克烈部。當時烈克部長是脫里 (Togru, Togril) (註一七) 也就是以漢語突厥語混合名號而著名的王罕 (Ög-khan) 鐵木真同王罕共打敗了幾種在他們統系外的突厥蒙古部落。其中有蔑兒乞部。同一部份乃蠻部落。(註一八) 在內。受他們脅迫的部落。由是聯合起來抵抗。諸聯合部落有札只剌部。蔑兒乞部。泰赤烏部。弘吉剌部。塔塔兒部。等部。共舉蔑兒乞部長脫脫 (Tokto) (註一九) 同札只剌部長札木合 (Jamuka, Jamuga) 爲首領。並立札木合爲古爾罕。實言之。其舉他來做突厥蒙古諸部的皇帝。(一一〇二) (註二〇) 鐵木真陸續擊破札木合同其他聯合諸部。(一一〇一至一一〇二) 札木合遂逃依王罕。並施以離間。終使王罕也加入反對鐵木真的鬭爭之中。(一一〇三)

鐵木真與克烈部關係之破裂。遂爲鐵木真事業第二期之開始。從前他是同克烈部合作的。現在就

開始自己的行動了。一二〇三年他在禿兀刺河同怯綠連河中間之悟勒札 (Urga) 襲破克烈部。王罕走死。鐵木真遂將克烈部地併入。(註二) 拓地至於乃蠻部境。乃蠻部長太陽 (Tayaa) 罕亦不合 (Tai Haka) (註三) 曾將鐵木真的敵人札只刺部長札木合收留。札木合遂從動太陽罕加入一種新聯合之中。此次加入的有蔑兒乞部長脫脫。幹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Kutuka Bagai) 塔塔兒等部。可是又被鐵木真打敗。太陽罕在科布多之金河 (Altai) 被殺。(一二〇四) 太陽罕之子屈出律 (Kuchuk) 同太陽罕之兄盃祿 (Uyurug) 偕蔑兒乞部長脫脫同逃巴爾喀什 (Balkhas) 乃蠻既無部長。大部份皆投降鐵木真。其他諸部或者像塔塔兒部被滅或者像幹亦刺部自動與戰勝者聯合。至若札木合則被擒。鐵木真將他的四肢斬掉。

敵人既已破滅。克烈乃蠻之地既已併入。鐵木真遂成爲蒙古全境之主人。他在一二〇六年陰曆十二月。在幹難河源招集大會。(Kundai) 由大會推戴他爲一切突厥蒙古部落之成吉思汗。(Cingis-Khan) 質言之推戴他爲宇宙皇帝。(伯希和說就字面說。意爲海洋皇帝。)(註四) 這就是爲孛兒只斤族的蒙古人。重再建設六世紀的古突厥帝國。同九世紀的回紇帝國。新成吉思汗定都

於和林 (Karakorum) (註二四) 此地是和碩柴達木 (Koko Tsai-lam) 地域之內。也就是從前闕特勤 (Kül-tigin) 同默棘連碑文所在之處。(註二五) 蒙古帝國由是成立。(註二六)

成吉思汗的敵人曾謀爲最後之抵抗。乃蠻部的盍曷同屈出律、偕同蔑兒乞部長脫脫。在巴爾喀什集合兵力。成吉思汗率師往征。遇敵於塔爾巴哈台。(Tarbagatai) 破之於葉密立河。(Emil) 殺盍祿。(一二〇六) 兩年以後。又殺蔑兒乞部長脫脫於也兒的石 (Teyeh) 河上。(一二〇八年頃) (註二七) 祇有屈出律一人逃奔西遼。此時不僅全蒙古同奉成吉思汗的號令。而且高昌畏兀兒的亦都護 (Idikut) 巴而朮 (Barak) (註二八) 也脫離西遼來降。(一二二九) 哈剌魯汗阿昔蘭 (Arslan) (一二二一年頃) 同阿力麻里的斤。(Tegin) (註二九) 也先後來歸。最後北方西伯利亞 (Siberie) 謙河 (Ténisei) 的突厥部落乞兒吉思部。(Kirgiz 蒙古語作 Kirgüt) 並降成吉思汗。(註三〇)

註一三蒙古史的重要材料如下。

(一) 中國史料有一三六九至一三七〇年宋濂等所修之元史。同明代陳邦瞻所輯之元史紀事本末。一九〇五年時又刊行有魏源之元史新編。民國時又刊行有兩部新蒙古史。一部是屠寄之蒙兀兒史記。一部是柯紹忞之新元史。其

最重要的就是一二四〇年的蒙古秘史。*(Mongol-un niya tobčin)* 此書開撰人名，一三七〇年時，將其譯爲漢文。顧曰九朝秘史。漢譯本又經 *Palladius* 譯爲俄文，載入北京俄國傳道會 *Trudy* 叢刊第四冊之中。（一八六六年）此外還有一部漢字音譯本。紫經伯希和君譯爲蒙古文，據說不久就要刊布。（參照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頁。）此書曾經希和君特別利用。（通報同亞洲報有種種撰文。）*Bartholomae* 也曾採用過。（見所撰之「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新說」）此書原爲俄文，後經 *Denison Ross* 譯爲英文。那珂通世也曾據其編纂「成吉思汗實錄」。此外還有一部皇元聖武親征錄，也經 *Palladius* 在一八三七年 *Vostônyi sbornik* 中譯譯關於此類史料之列舉與批評者，可參照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三〇頁伯希和撰文。Wiegner 之「中國史文」第二冊一六四五至一七三九頁，對於中國史料也有徵錄。

（二）同教史料。最著名的就是拉施里丁 *(Rashīd al-Dīn)* 所撰之「史綱」*(Jamī al-tawārīkh)* 此書是一三〇三年合贊 *(Ghazan)* 罕命他修纂的。本書第一冊 *(Tārīkh-i Mubārak Ghazani)* 叙述蒙古諸部落的歷史。次述蒙古帝國的歷史。始於蒙古之起源，終於合贊罕之死。*(Qutubshāh)* 有部份譯本。題目波斯之蒙古史。一八三六年年刊。Blocher 有「成吉思汗後裔之歷史」。一九一一年本。Bérziné 有一八六一至一八八八年之部份俄文譯本。別有一種波斯史料。題目「世界侵略家之歷史」*(Tārīkh-i Jihān-Kuśai)* 撰人爲 *Juwainī* 記述蒙古侵略。止於一二五七年。*(Mirzā Muhammed)* 有部份譯本。一九一六年刊。（參照同教百科全書第一冊

1100 Barhold 撰文) 以後之記事則見 Abd Allāh Wassaṭ al Hazrat 所撰之「地域之區別與世紀之過渡」(書以 Tarīh-i Wassaṭ 之名而顯於世其記事始 1157 終 1317 年) (Hammer 'Urgstall 有部份譯本 1856 年刊) 最後有波斯史家 'uzjānī 所撰之 Tabakāt-i Nāsiri 其撰年約在 1214 (至 1255 年之間) 後經 Raverly 在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六年間翻譯 (印度文庫本) 至若人食人 (Arabe) 之撰述則有 Šihab al-Dīn al Nasawī 所撰之札蘭丁 Jalāl al-Dīn 王傳 (Houdas 有譯本 1891 至 1895 年刊) 同 Ab'ul Gāzī Bahādur 用察合台語 (Čagatai) 記述之 Šajāre-i Turk 此書撰於 1663 至 1665 年間所記者爲成吉思汗及其後裔之歷史 (Desmaisons 有譯本 1871 年刊)

註一四蒙古語作 bagatur 突厥語作 bahādur 滿洲語作 baturu 此言勇關於十三世紀時蒙古人之社會狀況也該之事蹟與成吉思汗之幼年者可參考 Vladimirtsov 所撰之「成吉思汗」一九二二年刊 (Edisseev 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刊亞洲藝術雜誌中有報告之文) 就中尤應參考本書八七至九三頁「與珊蠻 Kötösü 之衝突」一節中所言珊蠻教在成吉思汗威權構成中之作用

註一五在這些初次爭鬪之中鐵木真兩箇最好的助手就是他的兄弟擲只合撒兒 (Juci Kasar 合撒兒此言虎) 同阿魯剌惕部長博爾朮 (Bogortu)

註一六關於成吉思汗諸戰役同蒙古帝國構成之最新著作如下 Barhold 撰「成吉思汗帝國」一八九六年刊 Stübe

撰「成吉思汗」一九〇八年刊。Barthold 撰「蒙古侵略時代之土爾其斯坦」一九〇〇年刊。此書原爲俄文。現有英文譯本。此外並參照 Barthold 在東方語言學校報告中所撰諸文。（東亞研究第一冊。一八九八年刊。一九六頁。又西亞研究第四冊。一九〇一年刊。一七九頁。）Krause 撰「成吉思汗」一九二二年刊。此書爲元史本紀之譯文。（可參照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通報九一頁伯希和之報告。）Vladimirtov 撰「成吉思汗」一九二二年刊。此書有法文譯本。在印刷中。伯希和有緒言。

註一七可參照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刊第三同第四號二四二頁註一。伯希和撰「蒙古人與教廷」。

註一八當時的乃嚮部。因部長太陽罕與其兄孟祿交惡。分國而治。勢力衰微。鐵木真同王罕所擊破的就是孟祿。（一一九六）

註一九其原名爲 Toktaga（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册一六四頁註一伯希和說）

註二〇此事好像可以證明當時蒙古已有統一之趨勢。縱然無有鐵木真。必定別有一人代他統一蒙古。根據 Barthold 同 Vladimirtov 之說。此次戰爭在一定方面有一種社會衝突之性質。成吉思汗同王罕所代表的是牧馬人。質言之。荒原中的貴族。至若泰戴札木合的。乃是牧羊人。質言之。下級社會。

註二一關於王罕之子桑昆（Sängün）之死事者。可參照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册一七五頁伯希和撰文。

註二二此字根在突厥蒙古名稱中時常看見。不合亦作不花。此言牛。（畏兀語同蒙古語作 buka 或 bukha; Ottoman 種的突厥語作 būga）

註三三伯希和以爲 *Čingiz* 或者就是 *tengiz* (畏兀兒語) 或 *deniz* (osmanli 語) 之類音化的字。其意猶言海洋。與蒙古語之 *dalai* 意同。然則此字之構成同蒙古語與西藏語合稱之 *Dalai-lama* (達賴喇嘛。此言海洋喇嘛。) 來源一樣。成吉思汗的第二繼承人貴由 (*Güyük*) 大汗致教呈書。即自稱爲海洋汗。(蒙古語作 *dalai kaan*。突厥語作 *talui kaan*)。還有人在蒙古語 *čingea* (此言強盛) 一字之中。求成吉思一字的原意。可參考伯希和撰「蒙古人與教廷」一文。見基督教東方雜誌第一與第二號合刊二五頁。

註三四蒙古人之和林。在八九世紀回紇古都 *Ordu-balik* 所在之處不遠。和林先亦名 *Ordu-balik* (此言宮城) 而和林僅爲民衆之別稱。(參照回教百科全書第二冊七八五頁 Barthold 撰 *Karakorum* 條) 至若蒙古人定都和林的年代。伯希和以爲 *Yule-Cerdon* 所言成吉思汗在一二〇六年定都於此地之說毫無根據。根據伯希和所引之文。則位其事於一二二〇年。「所以我們承認蒙古人定都和林之時。始於一二二〇年。此時以前或者是乃蠻部一簡比較重要的帳幕所在。克烈部或者有一時代居留於此。而且成吉思汗的和林。不能說絕對是他兒子窩闊台汗在一二三五年建城的和林。」(伯希和撰和林考。見亞洲報一九二五年刊上册三七二頁)

註三五可參考宋君榮 (*Gaubil*) 所言和林之方位。見通報一八九三年刊三三頁。並參考 Boulliane de Lacoste 撰「古突厥人與古蒙古人之聖地」五五頁。

註二六可參考 *Vladimirtsov* 撰「成吉思汗」第七章「成吉思汗皇帝其帝國之組織。」見本書七〇至八六頁。

註二七脫脫死後。蔑兒乞部殘餘的部落。經他的兒子同兄弟率領。曾逃避到乞兒吉思地方若干時間。終在一二一六年頃被成吉思汗之子朮赤 (Juči) 或他的部將速不台 (Subotai) 在 Turgai 地方所破滅。(參考伯希和撰文。見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六三至一六四頁。)

註二八亦都護原文應作 Ydukkut (伯希和撰文。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六三頁註二) 巴而朮之全名。爲巴而朮阿而忒的兒 (Baruik art tegin)

註二九蒙古語作 tegin。波斯語作 teġin。此字並不發源於突厥語。乃是發源於蒙古語的。因爲是經柔然 (Avaran) 流傳於突厥人的。可參考伯希和撰「突厥名稱之起源」見通報一九一五年刊六八八頁。

註三〇案 leni-si 水在突厥語中則名 Käm 水。漢譯曰謙河。

三 成吉思汗攻金之役

成吉思汗甫經統一蒙古。就開始侵略中國。先征唐兀之西夏。數役以後。(一二〇五、一二〇七、一二〇九) 西夏請和。他旋與金國破裂國交。(一二〇九至一二一〇年間)(註三一) 鼓煽金國的兩箇屬部叛離。一箇是河套北邊的汪古部。(Öngüt) 一箇是遼東的契丹餘部。他乘着這箇機會。侵入現

在河北山西兩省境內。(一二一一)金宣宗完顏珣(一二一四至一二二三)被困中都。(今之北京)遣使求和。(一二一四)金畏蒙古遷都南京。(今之開封)戰事又起。蒙古遂取中都。(一二一五)

當時成吉思汗因中亞有事。回歸蒙古。留下他的部將札剌亦兒部人木華黎 (Mokuli, Mochuli) (註三)侵略金國。攻取河北山西(一二一八年取太原)同山東之一部。(一二二〇至一二二二)至一二二二年。木華黎且將今之陝西全省幾盡攻下。金國僅僅保有河南開封附近一帶的地方。其情形更危者。宋人亦欲恢復河南。出兵夾攻金國。又一方面。高麗歷經蒙古侵略(一二一七至一二一八)以後。亦稱臣於成吉思汗。(一二一九)(註三)

註三一 金國自一二〇九年以來。居帝位者是衛紹王完顏允濟。蒙古兵逼中都。爲其臣所殺。宣宗代立。(一二一三)復次應注意者。成吉思汗起初也曾臣服過金國。爲在一一九四年時。曾同克烈部幫助金國會攻塔塔兒部。

註三二 木華黎爲一二七〇至一二三三年時人。別有一蒙古將建功此役者名 Saunka。即元史之三合。

註三三 欲詳成吉思汗及木華黎等攻金之役。可參考 Hirth 撰「成吉思汗」(與書索引)七〇至八一頁。八七頁等頁。通錄元史諸地之現在地名。可併參考支那疆域沿革圖第十五及第十六圖。同東洋讀史地圖第十七十八圖。

四 西遼之亡 蒙古人之侵略天山南路

當他的部將侵略中國北部之時。成吉思汗則在略取中亞。可是在說明此種侵略以前。必須首述此地之事變。

乃蠻的屈出律。被成吉思汗打敗以後。就逃到西遼。(一二〇八)當時西遼的老古兒罕耶律直魯古。將他收留。並以女妻之。可是直魯古是箇柔弱的庸主。他那些屬國。像畏兀兒亦都護巴而朮。哈刺魯的斤阿昔爾。同阿力麻里的突厥部長 Ozar。或者已脫藩屬。或者將要投降成吉思汗。此時屈出律也同從前叛離的花刺子模沙謨罕默德(Muhammad)通謀。謀分西遼。

花刺子模沙謨罕默德。自從一二〇八年以來。即脫西遼藩屬而獨立。同時撒麻耳干的城主 Otman 也棄西遼而奉謨罕默德爲主君。然未久謨罕默德與之不和。將他殺害。並將撒麻耳干併入花刺子模。(一二一〇至一二一一)謨罕默德同時與屈出律通謀。謀分古兒罕的土地。古兒罕先遣軍往攻撒麻耳干。在半道上聽說屈出律謀反。將訛跡邗城西遼的寶藏奪了。並引軍以迫入刺沙袁。由是

古兒罕將軍隊調回討伐屈出律而破之於 Qimbu's 水上。可是花刺子模的軍隊已踰阿母河而躡其後。在答刺速水上大敗古兒罕之兵。(一二一〇年八月)八刺沙衮的居民聽說古兒罕敗了。閉城不納。古兒罕乃將自己的都城攻陷。隨後花刺子模同屈出律的軍隊接踵而至。將城圍了。後來古兒罕終被屈出律所擒。(一二一一)(註三四)

西遼既亡。屈出律分得天山南路 (Kachgarie) 同吹 (Öu) 河流域。花刺子模則分得河中 (Trans-oxian) 同拔汗那 (Fergāna) 以南諸地。

屈出律甫滅西遼。卽疑惑他的隣部或他的臣民。或是歸心成吉思汗。或是不忘西遼故國。所以他將阿力麻里王 Ozar 殺了。並將天山南路的若干回教徒施以虐待。(註三五) 成吉思汗聽說他這些暴行。就將他正在侵略高麗的部將哲別 (Jelä) (註三六) 同速不台 (Sutotai) (註三七) 招回。派他們往征西遼。沿路畏兀兒哈刺魯同阿力麻里的突厥人。皆以兵從蒙古軍行。西遼的人聽說蒙古兵到。就羣叛屈出律而迎降。屈出律既爲人民所棄。復被蒙古人敗於吹河上之碎葉城附近。後被蒙古兵追殺於巴達哈傷 (Badakhshān) 哲別不費兵力而入八刺沙衮。(一二一八) 合失合兒 (Kashghar)

也里虔(Yarkand) 斡端(Khotan) 諸城之人皆視蒙古如同解除其倒懸之人。由是伊犁同天山南路咸皆併入蒙古帝國版圖。

註三四此是 Marguart 同 Barthold 所考訂之年代。可參考伯希和撰文。見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五一頁。

註三五關於此種虐待者。可參照上引 Barthold 諸書。同國教百科全書第二冊七八四頁 Kara-Khitai 條。

註三六此名確應寫作 *jabā* (伯希和撰文。見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七二頁。) 可與蒙古語之 *jaba* (此言兵器) 相比較。拉施裏丁寫作 *jebē*。有時寫作 *yebē*。漢譯名何嘗亦作遞。作折。作者。別又作伯。

註三七蒙古語寫作 *Subūgātū*。元朝祕史寫作 *Sūbūgātū*。其實在音應作 *Subolai* 或 *Sūbūgātū* (伯希和說。見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六三頁註1) 波斯語作 *Sūbedai*。此人生於一一七六年頃。歿於一二四八年。

五 花刺子模國之亡

此時的成吉思汗統治之地。東起渤海。西踰葱嶺。中亞的一切突厥人。如同一切蒙古人。咸皆臣服。與之對立者祇有花刺子模國。同教化與伊蘭化的突厥人。花刺子模沙君臨伊蘭全土。自錫爾河同申河。(Indus) 達於 *Urmiya* 湖。同波斯灣。此二帝國之衝突終不可避免。而一二一八年之一商稅問題。

遂爲其導火線。(註三八)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之役。(一二一九)可以表現蒙古人戰術之佳。花剌子模人以爲他從北方進攻。乃將軍隊佈置在錫爾河一帶。孰知哲別統率的一枝兵從合失合兒(疏勒)取道拔汗那。繞出錫爾河戰線之後。花剌子模人慌了。乃將軍隊調向拔汗那。等待錫爾河戰線空虛之時。蒙古的大軍遂出現於錫爾河。蒙古軍隊先已在巴爾喀什集合。畏兀兒人合刺魯人阿力麻里人並以軍從。合計此軍約有十五萬至二十萬人。分兵三道。侵入河中。第一軍長子朮赤(註三九)領之。第二軍次子察合台(*Čagatai*)同三子窩闊台領之。第三軍成吉思汗自與幼子拖雷(*Tulua*)(註四〇)領之。

朮赤攻取防守錫爾河下流之甌的(*Öänd*)窩闊台同察合台則攻拔訛答刺(*Örtä*)成吉思汗逕向河中都城不花刺(*Bukhārā*)不花刺人懼。開城迎降。根據傳說。成吉思汗騎着馬進入不花刺的回教大教堂。表示他是上帝降下來的天災。這不過是一種傳說。可是他大掠不花刺城掠後繼之以火。(一二二〇年二月)撒麻耳干(註四一)降後。亦遭剽掠。(註四二)花剌子模本部(*Mūlwa*)則較爲難取。其都城玉龍傑赤(*Ürgenc, Ürgenç, Gurganj*)久攻始下。朮赤同察合台攻拔以後。將

城毀了。(一二二一年四月)

花剌子模沙謨罕默德國境日削。先從撒麻耳干逃到巴里黑。(Balikh)後逃到你沙不兒。(Nisapur)又逃到可疾云。(Kazwin)成吉思汗派哲別同速不台統領騎兵二萬五千人往追。追兵渡過阿姆河。進入呼兒珊。沿道攻下巴里黑同往思。(Tiss)在 Irak Ajemi 一帶搜尋謨罕默德的踪跡。後在 Raiy (Rei) 聽說謨罕默德逃往寬田吉思海 (Caspian 裏海) 中。等到蒙古兵到了海岸。他已在 Alaskin 島以憂死。(註三)

哲別同速不台乘勝進兵伊蘭北方諸地。將 Irak Ajemi 同 Adaraijan 兩地中。花剌子模西邊餘城 Raiy, Kazwin, Hamadin, Tairiz 等城。或將其城毀滅。或強其貢獻財貨。旋進兵太和嶺 (Caucase) (註四) 谷兒只 (Géorgie) 人曾欲抵抗。爲蒙古兵敗於 Klumun (一二二一年二月) 哲別同速不台遂越打耳班。(Derbend 案即高加索山之鐵門關) 歷勝 Terek 之阿蘭人。(註五) (Alains) 回 Ukraine 半游牧的突厥部落欽察人。(Comans 或 Polovey) (註六) 欽察逃往幹羅思求救。(註七) 哲別同速不台在 Azov 海北之阿里吉 (Kalka) 河破幹羅思之兵。

(一二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進掠 Crinée 之 Gênois 人商場。回軍時順道平 Kama 之不里阿耳。^(註四八) Oural 之 Guz 同 Turgai 之突厥康里 (Kangli) 而還土耳其斯坦。其遠征裏海沿岸。計時共有兩年。

當哲別等遠征韓羅思之時。成吉思汗則在平定東伊蘭的要塞。他日已攻取阿富汗諸城。命其第四子拖雷往平呼兒珊。當地的居民明知不免於屠殺。曾爲悲痛失望之抵抗。所以巴里黑。梵衍那 (Bamiyan)。^(註四九) 也里 (Herat) 徒思。馬魯。你沙不兒。諸城攻下以後。皆毀其城。而屠其民。(一二二〇至一二二二)。^(註五〇) 其幸而暫時未見屠殺之居民。蒙古人則驅之使爲前鋒。攻取未下諸地。當時祇有一人敢同成吉思汗抵抗。這就是漢罕默德之子。花刺子模的嗣君札蘭丁 (Jalal al-Din Monggherli)。^(註五一) 他在國亡以後。就逃往東阿富汗之哥疾寧 (Gazna) 同可不里 (Kabul) 這就是他的封地。他在一二二一年曾破蒙古兵於八魯灣 (Parwan) 幾使東伊蘭所餘之居民羣起反抗蒙古。

成吉思汗初以爲花刺子模朝旣亡可以無事。現在聽見其地叛變的消息。乃回軍往攻。札蘭丁退守

可不里旋爲蒙古騎兵所迫。退處中河河邊。力戰久之。潰圍策馬躍入申河。渡過彼岸。（一二二一年十一月）逃依底里（Delhi）王 *Iltutmish*。其從札蘭丁的阿富汗諸城。並被屠害。哥疾寧同梵衍那之居民殲滅無餘。（註五）此次東伊蘭則確已降服。成吉思汗遂取道河中。緩緩歸還蒙古。（一二二一至一二二五）

成吉思汗最後之役。就是攻取西夏一役。（一二二六至一二二七）他死在圍攻西夏都城興中府（寧夏）之時。（一二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後數日。西夏主以城降。蒙古軍遵遺命將城民完全屠殺。

註三八此戰之商業原因或藉詞。參見 Barthold 研究（同教百科全書第一冊八八〇至八八一頁）*Chingiz-khan* 條曾節述此事。參考 Nasrivi 之書。Houdas 譯本五九頁。

註三九撒難薛禪（*Sanah-shien*）的寫法。（按照我們所採用的譯寫方法）確作 *Juāi*, *Jōi* 拉施裏丁波斯語的寫法則作 *Cuī*。其語源或者是蒙古語 *Joīn*。此言客。（伯希和說）關於此名之語源與其種種寫法。可參考伯希和撰「中亞之幾個字」見亞洲報一九一三年刊上冊四五九頁註二。

註四〇或作 *Tuī*。其可能的語源得爲 *tolū*。此言鏡。（伯希和說）出處同前。四〇六頁註。

註四一鈞案撒麻耳干除開此名尙有種種別譯外。別作來源不同之尋思干。邪米思干。然皆爲其同名異稱。西遂以其地爲河中府。

註四二可是撒麻耳干在蒙古攻下以後尙能延存。「此城雖然被掠。其不少居民雖然被擄。然而有一部份尙在城中。受一箇蒙古官管理。」(Barthold 說)不花刺情形亦同。雖然掠後繼之以火。可是「在窩闊台大汗時代。尙爲一箇民衆而繁盛之城市。」(Barthold 說)

註四三事在一二二〇年十二月。或一二二一年一月。

註四四可參考阿美尼亞 (Arménie) 史家 Kiragos (Dulaifer 譯本) 所誌 Sabada Bahatur (哲別八部兒) 侵入之事。見亞洲報一八五八年刊上冊一九七至二〇〇頁。同 Boissac 撰谷兒只史第一冊四九二頁。

註四五此種阿蘭人好像是古 Sarmates 人的最後代表。如此看來。他們是與高加索現在的 Ossètes 人有血統關係之種族。此種是現在北方的伊蘭游牧人種。(參考 Rostovzev 撰「南俄之伊蘭人同希臘人」)中國史書亦名之曰阿速。即蒙古語 Asud 之對音。(伯希和說)他們信奉基督教。曾共其教移植於中國。他們被蒙古戰敗以後。蒙古人曾以一千萬阿蘭人組織一種特別密衛。

註四六關於 Comans 人者。可參考 Bang & Marguart 合撰「東突厥方言之研究」同伯希和撰「庫蠻考」見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二五頁。

註四七當時來救欽察的俄國會長而在阿里吉河被俄國兵打敗的是 Galicie, Volhynie, Kiev, Tchernigov, Smolensk, 等地之諸侯。

註四八可是不里阿耳人 (Eulbares) 曾將蒙古兵引到一箇埋伏的地方。速不台曾損失了不少人。所以蒙古人在一二二九年出兵報復。大懲不里阿耳人。

註四九成吉思汗有一箇孫子 Nigugai (察合台之子) 在圍攻梵衍那城時傷矢而卒。所以此城所受之害特酷。城廢以後。改名 Mawballeh。此即廢城。

註五〇可參考 d'Onsson 之書。第一册二九五頁。

註五一此言天賜。蓋突厥語之 Mängü 蒙古語之 Möngke。此言長生。與 Tängri 同意。此言天。突厥語之 derti。此言賜。(可與 Théodore, Dieudonné 比較) 此人洵爲史詩中之英雄。可參考 Nesawi 撰大食文札蘭丁傳。Houdas 有譯本。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五年刊。

註五二今日大雪山 (Hindou-kouch) 與 Koh-i Baba 間。阿富汗山地若干區域中之 Hazara 人。實爲十三世紀侵略此地留存於今之蒙古種。可參照 Ramstedt 撰「阿富汗蒙古語知識之貢獻」見芬蘭學會報一九〇五年刊。

六 成吉思汗之事業

成吉思汗曾被視爲人類之一種天災。(註五三)任何侵略家。除開帖木兒(Temur lenk)以外。以殘忍著名者莫過於他。他以恐怖爲治法。以屠殺爲常規。他對於東伊蘭之毀滅。招致世人意想不到之嫌惡。可是我們應該知道世人習慣的判斷。要本於回教徒之撰述。而這些人也就是他的天然敵人。其實他的兇暴。與其謂本於一種自然的殘忍。勿寧謂本於一種環境的嚴酷。而且他並無俄帝 Ivan le Terrible 那樣的淫酗肆虐。反之。他有一種完全均衡的氣質。一種自制的精神。一種堅固的理性。(註五四)一種故意的嚴厲。這都是本於一種先天的秩序感覺。而皆以供此秩序與紀律之需要者也。(註五五)

況且他所完成的事業。終歸有益於文化。Marco Polo 說。「他死了。這是廉明的人之大損失。」(註五六) Joinville 說。「他曾取得和平。」(註五七)這種判斷僅在表面上表現矛盾而已。他將一切突厥蒙古民族統合爲一帝國。使他的鐵紀律統御之地。東起渤海。西至裏海。遂將部落與部落之永

遠不絕的戰爭消滅。而付與商隊以一種素所未識的安寧。(註五八)他的札撒克。(註五九)質言之。他的法令。在蒙古及土耳其斯坦一帶。設定一種「成吉思汗式的和平。」這種法令在成吉思汗時固然可怕。可是在他的後嗣時代就柔和了。所以能使十四世紀的諸大旅行家同諸大傳道者通行無阻。在此方面看起來。成吉思汗可以算得是一種野蠻殘暴的亞歷山大。(Alexandre)然而也是一箇爲文化開拓新道的人。

尙有一種誤會應該將他解除。世人誤以爲蒙古侵略是一種遊牧部落之盲然遷徙的結果。其實非是。因爲在蒙古侵略之中。雖然有些流血的結果。可皆是有秩序的。蒙古將士像速不台木華黎輩之勝利。並不因其人數之多。乃因其戰術之良。

復次成吉思汗雖然是箇殘忍政治家。他對於文明人的經驗並非扞格不入者。他親信人中就有箇畏兀兒人塔塔統阿。(Tataungga) (註六〇)有箇回教徒牙魯瓦赤。(Mahmūd Yalawāī)有箇契丹人耶律楚材。(註六一)塔塔統阿前在乃蠻太陽罕部長處掌印。後在成吉思汗處也執行同一職務。牙魯瓦赤則爲河中(Transoxiane)之第一任的蒙古長官。至若耶律楚材。竟使他的主人薰染黠文

化。有時還能夠阻止屠殺。（註六二）成吉思汗取了西夏以後，就想全屠其民。空其地爲牧場。耶律楚材竟能阻止其事。而使西夏得用中國方法治理。（註六三）成吉思汗且曾任命耶律楚材爲大都（今北京）的長官。（註六四）

賴有耶律楚材同他那些畏兀兒的顧問。所以成吉思汗雖處屠殺之中，還能粗創一種蒙古行政。成吉思汗對於契丹同畏兀兒兩箇民族，好像表示一種特別同情。而這兩箇民族也就是突厥蒙古世界中之最開化的民族。契丹民族使此新建的蒙古帝國歸向中國文化。畏兀兒民族則使之容納嚙（*Orkhon*）同吐魯番之突厥舊文化，使之容納敘利亞（*Syrie*）同摩尼教景教佛教流傳下來的遺業。所以成吉思汗同他的幾箇嗣君，皆求最高官吏於畏兀人同契丹人之中。我們可以說這兩種人是他們的文化導師。（註六五）

有一件事可以證明畏兀兒人影響蒙古人之重要。蒙古人迄於十三世紀時，尙不知有文字。自從成吉思汗時始，必定受畏兀兒人塔塔統阿之影響。採用畏兀兒字母，而成爲蒙古字母。

註五三對於成吉思汗事業同性格之最好的總評。見於 Barthold 撰述之中。他在東方語言學校報告第一冊東亞研究一

九六頁中有節錄。Hartmann 在東方文學報第六冊二四六頁亦有節錄。此外可參考 Stäbe 撰「成吉思汗。其政治訓練及其性格。」見古器物年報一九〇八年刊五三三頁。Vladimirtsov 撰「成吉思汗。」一九二二年刊。（就中應參考第十六章。成吉思汗之簡人生活。一六一頁。）

註五四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致丘處機手詔有云。「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澤。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鈞案原文見輟耕錄丘真人條。）此文中固然有些習見的道家用語。然而不能說他沒有反映着成吉思汗的性格。

註五五這也是 Vladimirtsov 的總評。

註五六見 Pauthier 本第一冊一八三頁。

註五七此種感覺後人還有。Abul-Gāzi 曾說。「在伊蘭 (Iran) 同突蘭 (Touran) 之間。享有一種安寧。致使人頭頂金盤。自東徂西。竟無有人敢侵犯者。」（見所撰蒙古及韃靼史。Desmazières 譯本一〇四頁。）谷兒只史書亦有「成吉思汗所訂之良法。蒙古人之公正無私」等語。Proske 撰谷兒只史第一冊四八六頁。亞美尼亞人 Hethum 記述成吉思汗。也有莊嚴秩序神權之感覺。（紅十字軍之阿美尼亞史家。第二冊一四八至一五〇頁。）

註五八見 d'Ohsson 撰蒙古史第一冊二〇四頁。

註五九突厥語作 *yāsāk*。蒙古語作 *jāsāk*。參照伯希和撰文。見亞洲報一九二五年刊上册二五六頁。印度蒙古兒帝 *Baber* 亦指 *yāsāk* 爲成吉思汗的法律。(*Torah jin'iz*)

註六〇先在太陽罕處掌印。成吉思汗平乃蠻。乃降。成吉思汗命其教皇子諸王以畏兀兒字書。可參考伯希和撰「古蒙古人所用之書法」。見大亞洲雜誌第二冊第二分(一九二五)二八七頁。

註六一耶律楚材一一九〇至一二四四年人。以一二一四年降蒙古。

註六二參考 *Remusa* 撰「耶律楚材傳」。見亞洲雜誌新編第二冊六四頁。*Bretschneider* 撰「東亞史料之中世紀蒙古」。第一冊九頁。*Vladimirov* 撰「成吉思汗」。一一〇至一一三頁。*Flochet* 撰「兩箇蒙古居留人」。一九二七年刊。

註六三見 *d'Ohsson* 第一冊三七頁。並參考 *Devéria* 撰「漢蒙碑文考」。見亞洲報一八九六年刊下冊一二二頁。註六四至若長春真人丘處機對於成吉思汗的影響。頗難言之。長春真人西遊記。*Bretschneider* 之中世紀尋究第一冊有譯文。附有地圖。並參考 *Pauthier* 譯長春真人西遊記。一八六八年刊。處機自一二二〇年自中國出發。至一二二一年五月謁成吉思汗於大雪山附近。他隨後從大汗迄於一二二三年四月。至一二二四年一月始還大都。他的弟子李志常撰有長春真人西遊記。處機西行時。克烈人鎮海(*Chinkai*)曾隨行。此人信奉景教。似爲成吉思汗所信任。(伯希和撰「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六二八頁。)

註六五 *Uge* 云。「畏兀兒人書法之佳。又因他們的方言在突厥人中流行。所以有不少畏兀人曾爲蒙古汗的大臣。當蒙古人在察合台在位時代。攻取吐耳其斯坦之時。所用的祇有畏兀兒字。」

第二卷 窩闊台貴由蒙哥三汗時代

一 窩闊台汗 滅金

成吉思汗死（一二二七）後。（註一）他的領地就分給他的四個兒子。長子朮赤先死。朮赤之子拔都（Batu）分得欽察（Kipchak）質言之韓羅思的東部同南部。並附以花刺子模同康里（Turkai）（欽察汗常駐之所。在 Volga 河下流之 Sarai （註二））第二子察合台分得西遼舊地。質言之東西土耳其斯坦。（伊犁。天山南路。同西域的河中。）好像花刺子模在伊蘭的領地。如呼兒珊同阿富汗兩地。未經此汗國管理。（註三）察合台汗常駐之所。在阿力麻里附近。（Alma）第三子窩闊台（註四）分得乃蠻舊地。（塔爾巴哈台。葉密立。科布多等地。）又根據蒙古人幼子守產的習慣。拖雷所分得的就是韓難河同怯綠連河。孛兒只斤族的祖業。好像還附帶有將來侵略的中國土地在

內。

此種分封並不妨礙蒙古帝國之統一。此四封地（註五）仍舊隸於大汗。成吉思汗死後，先由拖雷監國。（一二二七至一二二九）到了一二二九年春天，拖雷在怯綠連河招集大會，遵守成吉思汗的遺命，推舉窩闊台爲大汗。（註六）

窩闊台以和林爲都城。任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完全付與信任。楚材於完全軍式的蒙古帝國以外，仿中國制度建設一箇政治帝國。同畏兀兒同僚組織中書省。下置漢人唐兀兒波斯等掾屬。創設驛站。分中國諸地爲正式省路。定賦稅鹽法。設置學校。使蒙古大臣子弟受孔子之教。並招致不少中國降人爲官吏。楚材曾說：「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不能成也。」（註七）

但是蒙古人仍舊在侵略中國伊蘭歐洲等地。金國在成吉思汗時代，僅僅保有河南開封等地。蒙古人爲取河南，曾作一種偉大進兵計畫。窩闊台統領大軍從金國西北黃河岸之河中（蒲州）潼關進兵。命其弟拖雷率領騎兵三萬繞道金國西南進兵。（一二三一至一二三二）拖雷強迫通過宋

境。由漢中轉東北入河南。北上與窩闊台會。金兵大敗。金主完顏守緒（一二二四至一二三四）被圍於南京。（昔汴梁。今開封。）後經速不台攻下。（一二三三）（註八）金主逃往蔡州。（今汝南）重復被圍。金主自經死。金國全境至是併入蒙古帝國。（一二三四）

蒙古帝國至是遂與南方之宋國接壤。兩國以淮漢二水爲界。宋朝曾與蒙古相約夾攻金國。希望恢復河南。滅金以後。宋人乘河南空虛。謀取其地。由是與蒙古人開始爲延長幾五十年之戰爭。（一二三四至一二七九）蒙古軍雖不能攻取長江。可是佔了四川。（一二三六）

同一時代。蒙古人並有事於東北之高麗。一二三一年時即圍攻高麗國都開城。十二月二十五日高麗國王乞降。蒙古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留鎮其地。惟至一二三二年七月。高麗國王逃往江華島。而在此島保有其獨立者約三十年。至若大陸之高麗諸地。則仍爲蒙古軍隊所鎮守。（註九）

註一至若成吉思汗之世系。漢唐方面的記錄。可參考 Krause 撰「成吉思汗」附表。成吉思汗之世系。回教典籍方面。則

可參考 Stanley Lane-Poole 撰「回教諸朝」一九二五年二版。（二一六頁窩闊台與拖雷之世系。二二一頁波

斯之伊兒汗。[Il-khan] 二四〇頁朮赤之世系。二四二頁察合台之世系。關於後一世系者。可參考 Tarikh-i Rashid

四七至五〇頁中之 Elias 附註)

註二波斯語 *Sarai* 此言宮殿。關於此地之考訂者。可參考同教百科全書第三冊一六三頁 Barthold 撰 *Sarai* 條。

註三其實伊闐諸地（如同此時攻下的中國諸地）皆屬統領軍隊的人管理。後至一二五六年旭烈兀（*Hulei*）抵此地後。始設置一種正式政府。

註四窩闊台（*Ögödei*, *Ögedai*）疑是本於蒙古語之 *Ögedü*。此言「在上者」。

註五就實際說。諸王的封地含有三種成分。一是 *ulus* 就是分民。二是 *khut* 就是分地。三是 *irig* 就是供給宮庭與軍隊需要之收入（Barthold 說）

註六大汗是西方習慣的稱呼。其實蒙古則用古突厥的可汗（*Kagan*）名號。可汗同汗的區別。同皇帝與國王的區別一樣。馬可波羅（Marco Polo）曾譯可汗之意。「猶言諸君之大君皇帝。」很對。

註七耶律楚材以外。窩闊台信用之人。還有信奉景教的克烈人鎮海（*Öljekai*）此人業經成吉思汗重用過。伯希和云。「何詔令若無鎮海用畏兀兒字副署者。不能行於中國北部。」（約案黑韃事略云。凡古文書行於西域畏兀兒地者。用畏兀文。鎮海主之。行於漢地及畏兀兒女真諸亡國地者。用漢文。楚材主之。然仍於文書後年月之前。鎮海手寫畏兀兒字曰。付與某人。非此不行。用相參驗。）伯希和曾注意到鎮海二子用的是基督教名。一名要東木（*Joseph*）一名闊里吉思（*Jörges*）

註八 汴京垂陷時，趙不台意欲盡屠其民，楚材曾奏止之。

註九 參考 Demileville 撰文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二四年刊第一分一九五頁註五。又 Elulbert 撰高麗史第一冊一八九頁一九五頁等。

二 波斯與小亞細亞之侵略

窩闊台在位之時，蒙古人仍舊在侵略伊蘭。

花刺子模國失位的嗣君札闐丁，被成吉思汗打敗，逃亡印度。（一二二一）從前業已說過，印度的底里王 *Iltutmish* 將他收留，並將女兒嫁他。可是札闐丁陰謀叛王而被驅逐。（一二二三）他就回到波斯。當時成吉思汗正在中國用兵，好像不聞伊蘭的事情了。札闐丁回到波斯以後，設諸突厥酋長同 *Kirman, Fars, Irak Ajemi* 等地的伊蘭居民奉戴爲君。花刺子模帝國由是恢復了一部份。（一二二四）不幸札闐丁不去建設新國，乃同其他諸回教王作互相殘殺的戰爭。他首先攻擊報達之哈里發。（*Khalife*）（一二二五）旋又奪取 *Adarbaijan* 而徙居於其地。（註一〇）後來

於侵入谷兒只國以後。(一二二六)又同敘利亞 Aiyūbides 朝的國王不和。末了 Damas 之 Aiyūbides 朝的國王 Malik al Asraf (君臨 Tamas 之時。始一二二九至一二三七)同 Rum 之色爾柱朝的國王 Alā al-Dīn Kai-Kobad I (在位年始一二一九至一二三七)聯合起來。共敗札闐丁於 Erzinjān (一二三〇年八月)常札闐丁回到他的都城 Tabriz 之時。蒙古討伐的兵已經到了 Irāk Ajemī 了。蒙古兵的統將是搠兒馬罕。(Ötmagan, Çormagan) (註一二)札闐丁不敢抵抗。先逃到 Arrān 後逃到 Merv-ēkr 被一箇曲兒忒 (Kurdistān) 的鄉民所害。(一二三一) (註一二)蒙古人不費兵力。便將 Ādarbaijān 大阿美尼亞曲兒忒等地平復。(註一三)祇有谷兒只人尙敢抵抗。可是又被蒙古人所敗。他們的 Ani, Kars, Tiflis 等要塞皆宣告投降。谷兒只國遂變爲蒙古之外藩。(一二三九)

嗣後就輪到小亞細亞之 Rum 國。一二四三年時。蒙古將 Baiju (註一四) noyan (註一五) 在 Erzinjān 附近之 Kōzādāg 地方將 Rum 王 Giyāt al-Dīn Kai-Khusraw II (註一六) 的軍隊消滅。(一二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蒙古人取 Sivas, Kaisariya 等地。兵圍其都城 Kōniya。

國王乞降稱臣。始免於亡。由是突厥人的小亞細亞亦成爲蒙古之外藩。小亞細亞王祇有小阿美尼亞 (Cilicie) 之國王 Hethum 或 Hayton I (一二二六至一二七〇) 知與蒙古人和好。方免兵燹之害。(註一七)

註一 參考 Nossawi 撰札爾丁傳。一八九五年譯本一五七至二〇七頁。

註二 一擲兒馬罕本人是基督教徒的親屬。所以他並不敵視基督教徒。而且在一二三三至一二四一年間。他領兵之時。窩闊台並派了一箇敘利亞人列邊阿答 (Labbanata) 在他那裏管理基督教事務。此人保護阿美尼亞的教會甚力。(亞洲報一八五八刊上冊二五三頁) 可參考伯希和撰「蒙古人與教廷」見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第三及第四冊 (一九二六出版) 二一七頁。關於軍事者。可參考 Altunian 撰「蒙古人及其在高加索與小亞細亞等地之侵略」一九一一年刊二九頁。又 Brosset 撰谷兒只史。第一冊五一三頁。

註三 參考札爾丁傳譯本三六五至四一一頁。

註四 此種侵略之年代尙有若干不明之點。可是蒙古人好像是在一二三一年到了 Mugan 平原。在二二三年取 Tabriz 在二二六六年侵入阿美尼亞。(伯希和說)

註五 我們祇知有波斯語之 Bāfr 或 Bāfr 的譯名。伯希和則取 Bāfr 譯名。可參考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第三及第四冊三〇六頁。關於此人之職績者。可參考 Altunian 撰蒙古人及其侵略。三八頁。

註一五這個那顏 (noyan) 名號，在不少蒙古名稱中有之。此言王侯貴人。可參考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第三及第四冊三〇六頁。

註一六此王在位年始一二三七至一二四五。可參考回教百科全書第二冊六七九頁。

註一七參考 Eulauber 撰「根據阿拉尼亞史家之蒙古人」見亞洲報一八五八年刊上冊四三二頁四六三等頁。至若阿拉尼亞人之關於蒙古人的史料及撰述。Mehren 之「蒙古人及其侵略」九三及一〇三頁中。著錄有參考書目。谷兒只人起初雖與蒙古人衝突。後來同蒙古人却很親善。(Brosset 撰谷兒只史第一冊五一六頁五二二頁五四〇頁。)

三 歐洲之役——斡羅思之侵略——波蘭及匈牙利之侵入

同時約有十五萬人之蒙古騎兵。在歐洲作戰。在名義上統兵的人是欽察汗拔都。其他各系的王子各率所部以從。諸王子有拔都的兄弟昔班。(Saiban) 窩闊台的兒子貴由 (Giyuk) 同合丹。(Kadan) 窩闊台的孫子海都。(Kaidu) 拖雷的兒子蒙哥。(Möngke, Möngke) 察合台的兒子拜答兒。(Baidar) 察合台的孫子不里。(Buri) (註一八) 實際上統兵的是侵略中國同波斯的老將

速不台。

蒙古軍隊先取欽察。(俄國南部)在寬田吉思海(裏海)島中禽欽察會長八赤蠻。(Baïman)此人是烏拉山(Oural)方面的酋長。又破不里阿耳。(Bolgar)質言之 Volga 河上之 Bulgares 人。(約在一二三六至一二七三年間)(註一九)旋先後征服幹羅思(Ors, Russes)諸國。首先破滅者爲也列贊(Riazan)王(一二三七年十二月)嗣後 Souzdalie 王 Georges II 兵敗於 Oka 河上之 Kolonna。旋在 Sita 河上第二次戰爭中被殺。(一二三八年三月四日)蒙古軍隊焚毀 Vladimir, Moscou, Tver 等城。旋(一二四〇)侵入 Ukraine。焚毀乞瓦。(Kiev)自是以後。幹羅思爲蒙古人所統治者二百餘年。(一二四〇至一四八一)幹羅思征服以後。遂進取李烈兒(Pologne 波蘭)馬札兒(Hongrie 匈牙利)一二四一年一月。速不台在 Lwow 境內集合軍隊。分爲四軍。第一軍海都拜答兒領之。往取李烈兒。自領三軍往取馬札兒。海都等在 Sandmierz 城渡 Vistule 河。拔其城。破李烈兒之兵於 Szydłow。(三月十八日)焚 Cracovie 城。在 Ratibor 渡 Oder 河。侵入 Silésie 攻拔 Breslau 城。Silésie 侯 Henri

會同日耳曼之諸侯與 Teuton 之騎尉往禦海都等擊斬之於 Liegnitz 附近之 Wahlstatt (四月九日) 旋於焚掠 Lusace 與 Moravia 二地以後進軍馬札兒與其他蒙古諸軍會。當此時間速不台業已擊破馬札兒之兵。

速不台分兵三道侵入馬札兒。自將中軍出 Uzsok 方面之 Carpathes 山。(註110) (三月十二日) 入馬札兒平原。向禿納河 (Danube) 進兵。月之十七日抵馬茶城 (Pest) 與 Gran 之間的禿納河。昔班將右軍沿 Carpathes 西部行。出 Jajluka 峽道。遵 Vag 河行。迄於此河與禿納河會流處。三月十七日與速不台會軍於 Gran 城下。合丹將左軍通過 Transylvania 取 Arad。以四月三日與速不台會。速不台欲誘致馬札兒王 Bela IV 於平野。乃退軍至 Theiss 河。及至 Sajó 河。(註111) 之 Miskolcz 乃轉攻馬札兒軍。敗之。(四月十日) 馬札兒王逃往 Adriatic 海岸。蒙古軍焚馬茶城。進兵至奧大利之 Neustadt 至 Vénézie 之 Udine 至 Bosnie 之 Anagnin 港。(註112) 蒙古人很喜歡馬札兒的地方。要是未接窩闊台的死訊。或者也同幹羅思南部一樣。設置一個新汗國。不意大汗歿於一二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凶訊到來。拔都同其他諸王乃將軍隊撤

出馬札兒。班師回國。(註二三)

註一八 Biri 突厥語此言狼。還有用其他突厥蒙古語的禽獸名作人名之例。如阿昔蘭 (Arlān) 此言獅。Barbars 同巴而思 (bars) 此言豹或虎。脫里 (Togrl) 此言鷲鳥。不花 (buka) 此言牛之類。又有用金屬名作人名之例。如鐵木兒 (temür) 此言鐵。阿勒壇 (altan) 此言金。孛羅 (bolod) 此言綱。還有用顏色作人名的。如不羅 (boro) 此言灰色之類是已。

註一九這是概算的年代。可參考回教百科全書第一冊八一〇頁 Barthold 撰 Bulghār 條。又伯希和攔庫蠻考見亞

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六五頁一六七頁。

註二〇鈞案疑卽元史速不台傳之哈囉里山。

註二一鈞案疑卽元史速不台傳之渾靈河。

註二二蒙古侵略歐洲諸役。曾經 H. Mord 特別研究。見一九二二年六月刊法國軍事雜誌。並參考 Altunian 撰「蒙古及其侵略」七四頁。根據阿美尼亞史料所言之蒙古戰術。關於政治事件者。可參考 Strakosch-Grassmann 撰「一二四一及一二四二年蒙古之侵入中歐。」一九八三年刊。

註二三蒙古諸王並不等待窩闊台之死。業已發生爭端了。蒙哥首先尋點藉詞離開軍隊。嗣後貴由同不里也不服拔都。而被窩闊台招回。這些爭端同窩闊台之死。或者就是蒙古人中止侵略中歐的原因。

四 脫列哥那之稱制及貴由汗時代

窩闊台死。其可敦 (Khatun) 脫列哥那 (Turekine) 稱制於和林。(一二四二至一二四六) 至一二四六年。乃使大會推舉其子貴由爲大汗。貴由汗於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卽位。

一二四六年之大會。曾經卜蘭迦賓 (Plan Carpin) 修士行記所記錄。教皇 Innocent IV 曾使卜蘭迦賓持教皇書致蒙古汗。勸其勿再攻伐其他國民。而歸依基督教。卜蘭迦賓以一二四五年四月十六日自 Lyon 發足。經行日耳曼波蘭韓羅思等地。而於一二四六年四月四日謁欽察汗拔都於 Sarai。拔都遣之蒞集選舉大會。卜蘭迦賓復經行錫爾河上之訛答剌。伊犁河。葉密立河。而於一二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抵失刺斡兒朶。(Sira-ordo 此言黃帳) 此地距和林半日程。

蒞大會之外國代表。除教皇使臣外。尚有諸屬國之代表。若韓羅思之 Yaroslav 谷兒只之兩 David 王。後爲 Rüm 王之 Tokn al-Din Kiliç Arslan IV。小阿美尼亞王 Héhum 弟 Sempad (註二四) 波斯諸酋長之使臣。皆來陪位襄事。至若卜蘭迦賓。則於一二四七年五月九日歸拔都汗所。復

由是還義大利。而以貴由汗之答書呈教皇。(註二五)

新大汗貴由表示偏向景教。其親幸大臣二人。合答(Mada)同克烈人鎖海。皆奉景教。(註二六)卜蘭迦賓曾見景教徒在帳幕中舉行彌撒。(Besso)可是貴由答教皇書頗令人失望。此書現在教廷檔案中發現。(註二七)貴由汗在此書中。用威脅之詞命教皇及其他諸基督教王在傳教以前。先來入朝。貴由汗且以爲奉有天命。所以書中有「長生天」(突厥語作 *Alangu tangu* 蒙古語作 *Molka tangu*) 之名。(註二八)

此強硬政治家似亦欲制止諸汗國開始享有之自治。其最怨者要爲欽察汗拔都。他正預備往討此王(時拔都在 *Alatau* 山中)之時。行至古城附近。遇疾而歿。(中國載籍謂在一二四八年四月)。(註二九)

註二四參考 *Kritagos* 紀年史。見亞洲報一八五八年上冊四五二頁。又紅十字軍史阿美尼亞史料。第一冊六〇五頁。

註二五參考 *Giorgio Palle* 撰「一二四五至一二四七年間卜蘭迦賓修士離觀行記中之蒙古史。」一九一三年刊。

註二六參考伯希和撰「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刊六二八頁。貴由還有一簡顯問敘利亞人列邊阿

答。(Rabban-ata) 管理宗教事務。(伯希和撰「蒙古人與教廷」見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第三及第四冊二四七頁)

註二七此書是波斯文。開首用語是突厥文。鈐的是蒙古印。全文皆經伯希和翻譯。見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合刊第一冊十八頁。

註二八相類的答復。曾由侵略波斯之蒙古將 Baiju Royan 交出教皇來使 Ascelin。(使臣在一二四七年五月抵 Baiju 帳) 轉達教皇。其書大意說天命吾人消滅抵抗吾人之人。(D'Osson 第二冊二三〇頁) 阿業尼西史家 Kirikos (此人曾爲蒙古俘虜。應熟悉蒙古人之事情) 亦云。「韃靼不信何種宗教。可是任在何時。口中不離上帝的名稱。他們說他們的君主與上帝相等。上帝治天。而可汗治地。」Dulaunier 譯文。見西報一八五八年刊第一冊二四九頁。關於 Ascelin 之奉使事者。可參考伯希和撰「蒙古人與教廷」見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第三及第四冊三〇七至三二四頁。Baiju 初欲殺害 Ascelin。大汗專使 Älçigiti 到後。(一二四七年七月) 待遇始優。終命兩箇信奉基督教之蒙古臣民名 Al-päq 及 Särgis 者。偕 Ascelin 復命教皇。

註二九根據 Abu'l-Faraj 之說。則在一二四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參考回教百科全書第一冊七〇〇 Barthold 撰 Bätü-khān 條。

五 蒙哥汗時代

貴由死後。其可敦斡兀立海迷失 (Ögöl Gaimiṣ) 攝政於和林。一二四九年在葉密立河接見法蘭西王聖路易 (saint Louis) 所遣 dominican 宗派修士 André de Longjumeau, Jean de Carcassonne, Guillaume 者。即此可敦斡兀立海迷失想以窩闊台之孫失烈門 (Širāmōn) (註三〇) 嗣汗位。可是拖雷之妃信奉景教的唆魯忽帖尼 (Soyorgakṭani-bāgi) (註三一) 亦思謀立其子蒙哥。當時親王中之最長者爲欽察汗拔都。君位應由主議。拔都舊與貴由有隙。所以他也贊成蒙哥嗣位。乃在 Alatau 山 Ala-kamuk 地方一箇少數人的會議裏面。建議奉戴蒙哥。嗣後在一二五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七月一日斡難河源大會 (註三二) 中。雖經窩闊台系之抗議 (註三三) 正式選舉蒙哥爲大汗。失烈門既失位。謀作亂。事覺。蒙哥將斡兀立海迷失同失烈門處死。由是自成吉思汗以來窩闊台系相承的大位。(一二二九至一二五一) 遂移轉於拖雷系。

窩闊台系還有親王海都。或者念他遠征孛烈兒的功勞。不敢害他。將他封在伊犁河上之阿力麻里。

可是海都很不甘心。後來對於拖雷系造出許多亂事。

蒙哥（註三四）（一二五一至一二五九）是一箇很可注意的君主。他未將他的種族性格拋棄。而將帝國組織完固。使之成爲一種真正正式大國。他想同中國接近。遂將駐地從和林遷到熱河境內之上都。（開平）（一二五七）他是一箇信奉景教的母親撫養成人的。曾以一箇信奉景教的克烈人鉢剌海（Bolgai（註三五））爲丞相。（註三六）可是也贊成佛教同道教。（註三七）一二五五年時。曾在和林招集道教的道士同佛教僧人那摩互相辯論。（註三八）又在一二五六年開一種佛教大會。他曾向盧布魯克（Guillaume de Rubruck）說。這些宗教猶如一手之五指。可是又向佛教徒說。「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註三九）他不過利用這些宗教。達到他的政治目的。（註四〇）所以他派一箇親信的僧人管領佛教。又派一箇親信的道士管理道教。

蒙哥也同基督教界發生關係。接待聖路易所遣 *franciscain* 宗派修士盧布魯克者。即蒙哥汗。盧布魯克以一二五三年五月七日發足於 *Constantinople*。從黑海至欽察汗拔都牙所。（拔都之子撒里答 *Sartaq*）頗贊成基督教。並以基督教徒自居。（註四一）復由拔都派往蒙哥處。盧布魯克

由是踰烏拉山。經行塔刺速。八刺沙袞。碎葉。伊犁。葉密立等地。抵於蒙哥帳。以一二五四年一月四日謁見大汗。旋赴和林。(一二五四年四月五日)他在和林城中或在蒙哥汗處。看見幾箇西方的人。就有箇 Metz 婦人 Paquette。同一箇巴黎金器匠 Guillaume Boucher。(註四二)他於八月十八日離和林。回至拔都汗牙所。(九月)旋從打耳班踰高加索山。(十一月)經行阿美尼亞 Cappadoce。而於一二五五年八月十五日抵 Saint-Jean-d'Acre。他所攜回蒙哥汗答聖路易書的內容。大意是命法蘭西王稱臣入貢的話。

嗣後不久。小阿美尼亞王 Héthum I 朝蒙哥汗於和林。他先赴駐在波斯的蒙古統將 Batu 處。(Kars 一二五三)(註四三)旋踰打耳班至拔都汗牙。後於一二五四年九月十三日謁蒙哥汗於和林附近之行帳。蒙哥頗厚遇之。並付以保護其國之詔敕。(註四四)小阿美尼亞王以十一月一日離和林。經行別失八里。阿力麻里。阿姆河。波斯等地。而於一二五五年七月抵其國都。

註三○伯希和以爲 Sirāmon 或者卽是 Salomon 伊蘭化的 Slemun 之對音。(亞洲報一九一四年刊上冊四九八頁)

註三一 噶魯忽帖尼是克烈王王汗脫里之弟札合敢不 (Jakhambu) 之女。下蘭迦賓寫作 Serectan。

註三二 此次大會由別里哥 (Berke) 奉其兄拔都之命招集。阿美尼亞史家 Kirakos 記述拔都有云：「其族諸王承認其有最上大權。其被推舉爲大汗之人。亦須其同意。」(亞洲報一八五八年刊上冊四五七頁)

註三三 察合台系亦曾反對。「察合台與窩闊台之子孫。或者未出席於 Ala Kamak 會議。或者在議決前離開會議。及至他們知道此會議議決之時。曾經毅然拒絕同意。」(Barthold 說)

註三四 蒙哥突厥語作 Mangu。蒙古語作 Monka。此言長生與 Tängri (天) 同義。參考伯希和撰「中亞的幾箇字。」見亞洲報一九一三年刊上冊四五頁。

註三六 鈞案鉢刺海譯名僅見賡僞錄卷四。

註三五 參考伯希和撰「中亞與東亞之基督教徒。」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刊六二九頁。伯希和曾說鉢刺海繼台答與鎮海二人之後爲丞相。此二人亦屬景教徒。鎮海曾以反對蒙哥汗而被處死。

註三七 一二五一至一二五二年間。蒙哥即任命李志常掌道教事。其西域僧那摩爲國師。總天下釋教可參考沙碗 (Chavannes) 撰「蒙古時代之漢文寫案碑刻。」見通報一九〇四年刊三六四頁三七四頁。

註三八 參考沙碗撰「蒙古時代之漢文寫案碑刻。」見通報一九〇四年刊三六七頁三八三頁。

註三九 好像蒙哥首先符遇釋道二教平等。後在一二五五年辯論以後。偏向佛教。命將道教說謊經文焚毀。(其聖旨見賡僞

錄卷四)

註四〇從前蒙古人對於宗教似很折衷。他們的根本信仰。必是一種參合佛教的珊蠻教(Shamanism)附以若干假諸中國同伊蘭的信仰之成分。其主要神名是 *Tängri* 和 *Tasri* 實言之中國人所稱之天。復次有不兒罕(Burkhan)乃合諸佛菩薩而言。最後有 *Khormuda* 此名出於波斯之 *Ormuzd* 由康居人(*Sogdians*)傳之畏兀兒人。又由畏兀兒人傳之蒙古人。庶居人之譯佛教婆羅門教之神因陀羅(*Indra*)當然適用 *Ormuzd* 一名。則蒙古人之 *Khormusta* 所代表的。乃是天帝。關於蒙古之珊蠻教者。可參考 *Anochin* 撰「阿爾泰語之珊蠻教材料」(見蘇俄科學研究院人類博物院刊一九二四年刊)。

註四一盧布魯克疑感撒里答未曾受洗。可是敘利亞同阿美尼亞的撰述皆證明他是受過洗的。就中可參考阿美尼亞記載翔實的史家 *Kirakos* 說。見亞洲報一八五八年刊。七冊四五百頁。並參照同教百科全書第一冊七二五頁 *Berke* 條。譯 *Berke* 條。

註四二參考考古研究院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de *Mély* 之報告。就中可以注意者。一二五四年五月二十日盧布魯克在和林之辯論。當哥汗曾指定仲義三人。一人爲景教徒。一人爲回教徒。一人爲佛教徒。盧布魯克持一神說。則當時受攻擊者祇有佛教。至若盧布魯克及其他西方傳教者所稱僧人之 *Tuian*, *Tuin* 等名。乃道入二字之對音。

註四三蒙古軍隊在冬季則營於 Araxe 同 Kur 兩水匯流處之 Mugan 平原。在夏季則牧於山中。(伯希和說。見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第三及第四冊三〇一頁)

註四四參考 Kirokos(亞洲報)一八五八年刊上冊四六二至四七三頁。所誌 Héthum 王之行程。及其與蒙哥汗之交際。「蒙哥汗以詔敕付之。不許對於國王或其國境有所侵犯。並交付以豁免教會賦稅之聖旨一道。」蒙哥汗且應阿尼亞王之請。許遣皇弟旭烈兀(Shaloon = Hülegü)往征他的敵國報達(Raidach = Bâgdâd)滅却哈里發之國。並以聖地還諸基督教徒。「紅十字軍之阿尼亞史家」第二冊。六四至一六六頁)

六 旭烈兀之征波斯與忽必烈之侵宋

自從札闐丁死後。蒙古人並未將波斯問題解決。即以領兵之人治其地。當時還有兩國曾保有其獨立。一國是瑪穆答而(Mamanderu)地方刺客派(Timur)之木刺夷(Murghis)國。尚保存幾箇要塞。如阿刺模忒(Alamut)要塞之類。一國是建都報達之黑衣大食的哈里發。蒙哥汗決定將這些大食餘國消滅。在波斯組織一種統一政府。乃命其弟旭烈兀往征。旭烈兀以一二五三年五月二日離和林。(註四五)一二五六年一月師次阿母河。突厥諸酋長(atabeg)來迎。兵入波斯。首

滅木剌夷。其年十二月二十日降其阿剌模忒要塞。繫送木剌夷王於蒙哥汗。未至而在中道殺之。旋伐黑表大食。以一二五八年二月十日取報達。殺其哈里發 *Mustasim*。（一二四二至一二五八）而滅其國。此役之可注意者。偕同旭烈兀攻伐此回教國家者。恰爲一景教派之基督教徒。乃蠻人怯的不花（*Teibuka*）又一方面旭烈兀之可敦。亦爲一景教徒。乃王汗之孫女 *Tokuz Khatun*。頗在帷幄襄贊政事。（註四六）

由是旭烈兀在波斯建設一新蒙古汗國。建都於 *Aharjujan* 之 *Tabriz* (*Tauris*)。此汗國延存之時間。始一二五六。迄一三三四年。

當其弟侵略波斯之時。蒙哥汗亦有事於中國。圖謀取宋。前在窩闊台時代業已取得四川。（一二三一至一二三八）然每次南征之軍隊。皆爲長江所阻。貴由汗時戰事暫時停頓。蒙哥即位（一二三六）後。即紹述窩闊台之遺志。然不從長江正面進兵。命其弟忽必烈（*Khubilai*）進兵雲南。以附宋國之背。（一二五二）（註四七）雲南自八世紀以來。卽爲爨夷（*Chai*）建立一國。先名南詔。後名大理。唐宋時皆能抗拒中國而自存。至是遂爲忽必烈所滅。一二五三年。將此地併入蒙古帝國。（註四八）蒙古兵

取雲南以後。復命兀良合台（*Dyailhidai*）速不台之子（*Tonkin*）大掠河內。（一三五七）還師北向。侵入宋之南境。經廣西進圍湖南之長沙。時忽必烈兵已渡江會於鄂州。（武昌）適蒙哥汗之凶問至。（一二五九）忽必烈與宋和。引軍北還。

註四五參考拉施裏丁書 *Quatremerie* 譯本一四七頁。

註四六參考拉施裏丁書 *Quatremerie* 譯本九五頁。又 *d'Onson* 書第三册三二四頁。至若蒙古滅哈里發之世界的影

響。吾人已在別一著作中說明。茲僅憶及者。蒙古人之記述（至少可以說是蒙古人與宗教之關係）則見拉施裏丁書中。（*Quatremerie* 本一二九至一三〇七頁）大食人之記述則見 *Abu'l-Fid* 書中。（見紅十字軍之史家東方家

第一册一三六頁）阿美尼亞人之記述則見 *Herodotus* 書中。（見亞洲報一八五八年刊上冊四八六至四九二頁。）

註四七忽必烈取雲南之役。沙曉曾有詳細之記載。見通報一九〇五年刊一頁。「蒙古時代漢文檔案及碑刻」一文之中。並

參南詔野史 *Sainson* 譯文一〇九頁。

註四八雲南自是以後始列爲中國行省。蒙古人雖將本地王朝保存。然別設長官以監督之。諸長官中有一二六七年之忽哥志（*Ugei* 忽必烈之子）一二七四年之脫忽魯（*Tugluk*）一二八〇年之也先帖木兒（*Esen Temür* 忽哥志

之子）關於蒙古人治理雲南同羈縻前大理王之政策者。可參考沙曉撰「蒙古時代之漢文檔案與碑刻。」見通報一

九〇五年刊七頁。又南詔野史譯文一一〇至一一二頁。

第三卷 中國之蒙古帝國

一 忽必烈之即位

蒙哥汗死，其兩弟忽必烈（一二一四至一二九四）（註1）阿里不哥（*Arık-bōgā*）（註2）爭立。忽必烈的封地是金國的舊壤。又統領着取宋的軍隊。左右又有不少中國的士人。所以祇想建設一箇繼續漢唐帝業的新朝。至若阿里不哥所代表者則爲蒙古舊派。

從前的大汗。皆由宗王大會推舉。所有成吉思汗的各系子孫皆應有代表在內。忽必烈將此舊例革除。遂在上都自立爲大汗。（一二六〇年陰曆三月）阿里不哥一方面也在和林自立爲大汗。當時附合阿里不哥者。有窩闊台系的首領海都。還有一箇察合台系的宗王阿魯忽（*Alghu, Aghu*）阿里不哥曾助阿魯忽奪取其他察合台王的封地。（註3）可是後來阿魯忽又歸命忽必烈。阿里不哥

處於阿魯忽同忽必烈之間。形勢日蹙。不得已遂降忽必烈。(一二六四)忽必烈宥之。可是將其拘禁終身。自是以後。和林同蒙古咸皆奉戴忽必烈爲大汗。

註一 撒離薛禪的蒙古源流作忽必烈薛禪可汗 (Khubilai Secen khaghan) 薛禪此言賢。

註二 蒙古語 böge 猶言巫者。(伯希和說) 必須分別下三字 böge 此言巫者。böke 此言強健。buka 此言牛。

註三 所尊者就是察合台孫合剌旭烈 (Kara Hülägü) 妃倭耳于納 (Oräna) 之地。時合剌旭烈已死。其妃倭耳于納監國。爲未久阿魯忽娶倭耳于納爲妻。共領察合台汗國。可參照後文第十節。

二 忽必烈之取宋

家庭競爭既已解決。忽必烈遂能繼續取宋。命伯顏 (Bayan) 阿朮 (Arü) 阿里海牙 (Aliğ kaya) 率師南侵。一二六八年阿朮始圍襄陽樊城。圍攻五年未下。(一二六八至一二七三) 阿里海牙乃招回教士師二人以新礮法攻之。此二人一爲毛夕里 (註四) (Mawli-Massari) 人阿老瓦丁 (Ala al-Dī) 一爲旭烈 (Hilla) 人亦思馬因 (Isma'il) 樊城乃陷。襄陽亦降。伯顏阿朮等遂率師入漢濟江。取鄂州安慶揚州等地。會師臨安。宋太后懼。遂降。伯顏乃以太后帝昀北去。(一二七六

年二月二十五日）忽必烈待之頗厚。由是可見蒙古大汗自成吉思汗以來之開化。兩代之間。遂一變而躋於舊文明種族之列。

宋亡。宋朝遺臣奉宋室二王南去。一二七七年蒙古兵取廣州。宋臣又奉九歲之幼主昀奔避於廣州灣之一島。（註五）旋又遷於厓山。一二七九年四月三日。蒙古兵追及。宋師潰。宋臣陸秀夫負其主赴海死。

自有史以來。中國全國之淪於外國者。此爲第一次。忽必烈之目的遂達。由大汗一變而爲天子。變蒙古帝國爲中華帝國。自一二六四年以來。即將都城從上都遷至中都。而名中都爲汗八里。（*Khan-baligh* 此言汗城）（註六）宋室既亡。忽必烈乃成中國之正統皇帝。遂改國號曰元。（一二八〇至一二八八）

註四鈞案洪武本元史作木發里。疑爲木昔里之誤。

註五 *Imbert* 曾考訂其爲廣州灣中之欄州島。見通報一九二四年刊二七三頁。

註六金之中都亦名燕京。忽必烈於一二六七年。在舊城東北建一新城。而於一二七一年名之曰大都。是即今之北京。史籍中之汗八里即指此處。蒙古諸帝冬日駐此。夏日則駐上都。可參考 *Bretschneider* 撰「北京考」。圖三五二頁。又圖五八

四頁。

三 日本安南爪哇之遠征

忽必烈做了中國皇帝以後。便按照中國傳統的政策。要求四裔諸國稱臣朝貢。當時之高麗雖被蒙古佔領。可是叛服無常。高麗高宗逃處江華島。（註七）末年曾以世子爲質於元。（一二五八）高宗死。忽必烈遣世子歸國。授以行省左丞相的官號。是爲元宗。（一二五九至一二七四）並以公主下嫁高麗。自是以後。高麗遂爲一箇忠順的藩國。（註八）

忽必烈又命日本稱臣來朝。當時日本是北條時宗執政。（一二五一至一二八四）拒絕不允。（一二六八。一二七一）忽必烈乃遣將東征。以戰艦一百五十連載軍隊。從高麗東南之合浦出發。沿途攻陷對馬壹歧等島。而至九州之箱崎灣筑前國。（一二七四）九州之大名拒守水城。頗爲蒙古火器所窘。蒙古軍後因矢盡引還。

一二七六年。忽必烈又諭日本。日本復不報。一二八一年六月又命將東征。據說海舟載有蒙古兵四

萬五千。中國同高麗兵十二萬。在九州之箱崎灣肥前國之高島平戶等島登岸。不意颶風將蒙古艦隊消滅。蒙古軍隊歸路既斷。多爲日本所禽殺。（註九）

忽必烈在越南半島同南海羣島之中。亦未獲有勝利。當時之越南半島分爲四國。曰安南。（交趾與今安南北部）曰占城。（Čampa 今安南中部及南部）曰真臘。（Cambodge 柬埔寨）曰併有白古（Tegu）之緬國。（Birmanie）一二八〇年。時占城王表貢乞降。乃命唆都（Sogatu）卽其地立省以撫之。占城王子負固不服。驅逐中國使臣。（一二八一至一二八二）（註一〇）乃命唆都至廣州率兵往征。（一二八二年終）取占城都城闔盤城。（一二八三）元軍雖屢勝。終未能平其地。唆都乃引軍還。

此次之失敗。乃因安南不允蒙古軍隊假道陸地所致。忽必烈再征占城。乃取道雲南交趾。（一二八五）領軍者爲皇子脫歡。（Togan, Togon）兵至交趾。佔領河內時。唆都亦從占城率師北上。越又安清化以攻安南之後。欲與脫歡軍會。不意脫歡畏炎暑而歸雲南。唆都軍勢既孤。被安南遮擊。力戰而死。一二八七年。忽必烈重命脫歡率大軍往征。再據河內。然爲安南所襲擊退還。安南陳仁宗畏元

軍之再至。乃稱臣納貢於元。(一二八八)(註一)占城王隨亦奉表歸款。

先是元兵在一二七七年進兵緬國。取通大金沙江(Irawaddy)之江頭。(Bhamo)至一二八七

年沿江而下。進兵緬國都城蒲甘(Pagan)大掠其城。(註二)一二九七年蒲甘王 Kyozwa 爲

免元兵再至。乃奉表稱臣。一三〇〇年。元兵曾因擇(Pan)種酋長爭奪蒲甘之地。又曾進兵一次。

(註三)當時元兵征服之地。遂與真臘國境相接。當一二九六年時。忽必烈之繼承人鐵木兒完者

都。(Temür Öljaitu)曾遣使至真臘。時有周達觀隨使行。歸撰真臘風土記。(註四)此外自一二

九四年始。撣夷所建之八百(Xieng-mai 景邁)暹(Sukhothaya)兩國。並奉表稱臣。(註五)

一二九二至一二九三年間。忽必烈又命史弼等征爪哇。(Java)時爪哇之要王爲 Kōdiri 之王。

蒙古兵敗之於麻喏巴歇(Majapahit)附近。取其都城(Kōdi 或 Dala)時有爪哇別一酋長

名土罕必闌耶。(Radem Wijaya)先助元兵。後復轉攻元兵。史弼等遂引軍還。

註七參考 Deméville 撰文。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二四年刊第一及第二分一九五頁。當時高宗受制於崔瑒。崔氏自

一一九六年執國政迄於是時。(Courant 說)

註八 Courant 云：高麗自從此次尙主以後，僅爲高麗王治理之一蒙古行省。在國內受制於蒙古官吏。衣服語言一遵蒙古之俗。不復有高麗之風。

註九可參考 Murdock & Yamaeata 合撰「日本史」第一冊四九一至五九二頁。（沿革圖最佳）又 Yamada 撰「日本之蒙古侵入」一九一六年刊。（一七八及一八二頁有歷史地圖。二六九頁有日文參考書目。）

註一〇可參考 G. Maspero 撰（古埃及史）見通報一九一一年刊四六二頁。

註一一安南王不親入朝。忽必烈曾拘留安南使臣闕子奇。鐵木兒汗卽位。賈其罪。（一二九四）陳英宗訴其國圖書被焚。請贖賜釋藏一部。鐵木兒汗許之。（Damiéville 撰文。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二四年第一分二一五頁）

註一二今尙存有蒙古侵略之痕跡。蒲甘城之 Kyauzitha 佛洞壁畫。上繪有兩蒙古人。一人坐而執鞭。一人立而射箭。同一洞中並繪有十字架。想是信奉宗教之蒙古人所爲。（Eliot 撰文。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二二年刊二〇七頁。）

註一三參考 Huber 撰「蒲甘王朝之亡」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〇九年刊六三三至六八〇頁。又 Harvey 撰「緬甸史」。一九二五年刊。六四至六九頁。

註一四伯希和有譯文。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〇二年刊一二三頁。

註一五參考伯希和撰「交廣印度兩道考」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〇四年刊二四二頁。又 Coedès 撰「連古台

(Sukhodaya 卽元史之暹) 王朝之起源。] 見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二四二頁。案一二九四年遣使入元之暹國王卽是著名之 Rama Kambhè 王。

四 忽必烈與海都

這些全失敗或半失敗。並不妨礙他的光榮。因爲殖民地的失敗。除開日本同爪哇以外。仍不妨礙這些國王稱臣納貢。其最嚴重的失敗。要爲忽必烈與蒙古諸叛王之鬭爭。自從他變爲中國皇帝以後。舊蒙古派的反抗並未停止。首先由阿里不哥主持。阿里不哥敗降以後。則由窩闊台系的首領海都指揮。

自從窩闊台系失了汗位以後。(一二五一) 海都僅僅保有現在塔爾巴哈台同準噶爾 (Dzungaria) 一帶的封地。海都自以是窩闊台汗的嫡嗣。常以不承大統爲憾。他首先便攻擊察合台系的汗國。(註一六) 一二六七至一二六九年間。海都攻敗察合台汗八剌。(Burak) 取伊犁同天山南路等地。僅爲八剌留有河中 (Transoxiane) 之地。八剌的後人遂成爲海都的藩臣。海都對於他們可

以隨意廢立。一二七七年海都又敗擒忽必烈子北平王那木罕 (Nomukan) 於阿力麻里。並以兵迫和林。爲伯顏所拒走。一二八七年又起兵犯邊。並結合宗主乃顏 (Nayan) (註一七) 乃顏者。成吉思汗弟合撒兒之後人。亦起兵於遼東。忽必烈親征乃顏擒殺之。並命諸將擊敗海都。(一二八八)

到了皇孫鐵木兒完者都 (一二九五至一三〇七) 在位時代。海都之亂始平。一三〇一年海都敗於和林附近。未久卽死。其子察八兒 (Čapār) 同察合台汗篤哇 (Duī, juwā) 遂與鐵木兒汗言和。(一三〇三) 旋篤哇又與鐵木兒汗共擊察八兒。察八兒遂降篤哇。(一三〇六年頃)

註一六參照後文第十節。

註一七乃顏爲景教徒。可參考馬可波羅行紀 Pauthier 本二四七至二四八頁。

五 忽必烈之政治 蒙古政策與中國政策

忽必烈之政策爲兩重政策。一方面爲蒙古政策。一方面爲中國政策。在蒙古一方面則維持成吉思

汗帝國之一致。他既爲大汗而繼承成吉思汗與蒙古汗之勢權。所以不斷要求諸汗國之服從。欲使窩闊台系（海都）與察合台系之服從。所以不恤用兵。至若波斯。則爲其弟旭烈兀統治之地。僅成帝國之一行省。波斯諸汗若旭烈兀（一二五六至一二六五）阿八哈（*Arghun, Abag*）（一二六五至一二八一）阿魯渾（*Argun* 一二八四至一二九一）諸汗。僅被視爲「伊兒汗」（*Ilkhan*）質言之屬汗。別言之受冊封而服從中央之最高長官而已。（註一八）由是觀之。忽必烈據有中國。爲土耳其斯坦同幹羅思名義上之上邦君主。並爲波斯實際上之上邦君主。洵如馬可波羅之言曰。「是爲自亞當（*Adam*）以來迄於今日。世界人類土地財貨之最強的大主君。」（註一九）忽必烈一面爲亞洲諸地大汗之嗣君。一面又爲中國諸皇朝之承續人。所以在外國皆爲大汗。在中國則爲天子。其恢復元氣之治理。曾將百年來戰爭之苦痛消滅。他不僅將前朝制度保存。而且就地錄用官吏。侵略土地以後。並能收攬人心。則其最大之光榮。不在臣服中國。而在將其安撫。忽必烈所最注意者爲交通問題。蓋其與行政及漕運有關。所以他修理官道。種植樹木。設置驛站。供驛站用的驛馬不下二十萬匹。爲供給大都的糧食。又修理大運河以供漕運。（註二〇）

忽必烈爲防備饑饉。曾採用王安石一部份遺法。每年派人調查全國的收穫同民食。豐年收買民穀。存於公倉。荒年則賤價賣出。或無償散給災民。（註二）又一方面重新組織公共賑恤。一二六〇年詔。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命所在官司以糧贍之。一二七一年敕諸路鰥寡孤獨疾不能自存者。官給廬舍薪米。設濟衆院以居之。忽必烈每日散食窮民三萬人。（註三）

忽必烈採用宋代的鈔法。將其普及。作爲他的理財政策的根據。一二六四年制定交鈔。以絲爲本。他第一箇管理財政的人。賽典赤瞻思丁烏馬兒。（*Saiyid-i Ejjell Saums al-Din Omar* 111）○至一二七九）（註四）尙知限制發行。（註四）可是後來管理財政者。是西域河中人阿合馬。（*Ahmed Fonakefi*）同畏兀兒人桑哥。（*Sagga*）便濫發交鈔了。常以新鈔換舊鈔。任意折價。（註五）阿合馬在一二八二年被人刺殺。後來忽必烈曾追正其罪。桑哥也因犯賊而被誅。忽必烈死後。使不能抑止交鈔之跌價。祇好用新鈔去調換舊鈔。而新鈔也免不了跌價。

註一八 迄於合贊（*Jazan*）汗時。波斯諸蒙古汗皆以伊兒汗的名號爲滿足。而奉大都的大汗爲主君。可參考 Blochet 撰

拉施裏丁蒙古史緒一二三四頁。同教百科全書第二冊三五三頁 Barthold 撰 *Hulaghi* 條。

註一九參考馬可波羅行紀。Pauthier 本。二三六頁。

註二〇參考馬可波羅行紀。Pauthier 本。三四六頁。

註二一參考馬可波羅行紀。Pauthier 本。三四五頁。

註二二參考馬可波羅行紀。Pauthier 本。三四六頁。

註二三參考 d'Ollone 調查國報告中 Vissière 撰中國回教考。一九一二年刊二八頁。其中有一大部份皆爲關係賽典

赤之文。(一一〇至二〇三頁)

註二四賽典赤在最後幾年(一二七四至一二七九)曾做過雲南的長官。他的兒子納速剌丁(Nāsir al-Dīn) 歿於一

二九二) 同忽辛(Husain) 曾繼其父之位。而將回教移植雲南。雲南最先的兩箇清真寺。即爲賽典赤所建立。可參

考 Vissière 撰「賽典赤」見回教世界雜誌第四卷第二號一九〇八年二月刊。C. Maybon 撰文。見遠東學校

校刊一九〇八年刊二六〇頁。d'Ollone 調查國報告「中國回教考」中。Vissière 撰「中國研究」一九一二年

刊。二五至三五頁。一七六至一八三頁。

註二五阿合馬執政時間。始一二七〇至一二八二年之被刺。桑哥執政時間約始於一二八八至一二九一。可參考一九二六

年十二月十三日伯希和在法國學院之教課。「阿合馬之被刺」。

六 忽必烈之宗教政策 佛教及景教

忽必烈對於一切宗教皆許流行。(註二六) 可是特別優待佛教。蒙哥汗時曾集僧道於上都辯論教旨。僧人辯勝道士。(一二五八)(註二七) 錫蘭(Ceylan)王進舍利。曾盛儀以迎之。(註二八) 其最要的宗教助手。就是土番(Tibet)人八思巴(Phags-pa)約一二二九至一二八〇年人)(註二九) 八思巴爲藏(Se-Tsang)地薩斯迦(Sa-tya)寺薩斯迦師之侄。並爲其傳授衣鉢之人。忽必烈招自土番。尊爲國師。(註三〇) 並令其管理土番三部(中部 dBras & sTsan 前部 Khams 後部 Ando)(約一二六四年頃)當時蒙古人祇知有畏兀兒字母。至是忽必烈又命八思巴製一種蒙古新字。就是探土番字母所製的方體字。(dub'shih)(一二六九)此種方體字行之未久即廢。因爲後來蒙古人仍然是用的畏兀兒字母。而此蒙古兒字母竟成爲他們的國民字母。(註三一) 忽必烈的後人。從鐵木兒完者都起。皆篤信佛教。他們崇奉喇嘛同僧人之極。遂至喪失保守儒教的中國人之感情。

忽必烈雖然偏信佛教。可不防礙他歡迎景教。一二八九年時。設置一箇管理基督教的機關。名曰崇福司。蒙古人稱基督教徒曰迭屑。*(arša)* 曰也里可溫。*(arikaün)* 稱長老同修士曰列班也里可溫。*(ruban akegün)* 稱主教曰馬兒哈昔。*(mar'ashā)* (見伯希和撰文通編一九一四年刊六三七頁) (註三二)

十二世紀末年時。突厥蒙古諸部落中至少有三種部落信奉景教。(一)是阿力麻里的突厥部落。(阿力麻里昔是一箇大主教的駐所。西邊的碎葉城則是一箇主教的駐所) (三三) (二)是戈壁中的克烈部。(克烈部末一部長是王汗脫里。前人曾將約翰長老的故鄉適加於克烈部信奉基督教的部長) (三)是河套之汪古部。(馬可波羅之天德。諸傳教師之「圖思」即汪古部之國) (註三四) 可是在天山南路信奉回教的突厥人中也有景教徒。(馬可波羅說在合失合里也有一座教堂。) 在全山的乃蠻部中。戈壁的畏兀兒部中。西夏的唐兀部中。也皆有景教徒。(敦煌肅州甘州西寧寧夏等處皆有教堂) (註三五)

可是當時的景教不僅流行於中亞。並且流行於中國。景教在八四五年被驅逐出中國北部以後。至

是又隨蒙古侵略家之後而入中國。一二七五年時。報達城的總主教曾在大都設置一箇大主教區。景教並隨蒙古人侵入揚子江一帶。一二七八年時。有箇鎮江總管名喚馬薛里吉思 (Mashigis) 的。曾在鎮江建了一座景教教堂。(一二八一) (註三六) 此外在揚州杭州等處也有景教教堂。(註三七)

當時有兩箇畏兀兒部或汪古部的景教徒。(註三八) 一人名喚列班腦馬 (Lahan-brama) 此人歿於一二九四年) 一人名喚 Marcos 就是後來成爲總主教的 Markos Yalibandi (一二四五至一二三七) 他們在十三世紀時曾經執有一種重大任務。(註三九) 此二人皆生於中國北部。前一人且生於大都。此二人從大都出發前往 Jerusalem 巡禮聖地。(疑在一二七八) 後一人被選爲景教之總主教。(總主教原駐報達) 他改駐在 Aqarbian 與波斯諸蒙古汗同處爲人哈汗 (一二六五至一二八一) 同阿魯渾汗 (一二八四至一二九一) 皆是他的朋友而保其列班騷馬曾奉使到過羅馬。(Rome) (一二八七年三月) 適逢教皇之死。他又轉赴法國。代表阿魯渾汗同法國王 Philippe le Bon 及英國王 Edward I 締結一種政治協定。隨後回到羅馬時

Nicolas IV 已被選爲教皇。他同教皇會籌備景教教會與拉丁教會之一種宗教的諒解。(一二八八)同年回到波斯。(註四〇)

還有別一仕於蒙古的景教徒名喚愛薛。(大食語 *Iza* 之對音即 *Jesus*。一二二七至一三〇八年間人。)其人應爲一箇來至敘利亞操大食語之基督教徒。他在忽必烈處歷任要職。(註四一)善西域諸國語。是曆醫藥無不研習。先事貴由汗。忽必烈會命掌星曆司。(一二六三)一二七九年。忽必烈禁止傳佈回教之聖旨似愛薛亦爲授意之一人。一二八四年曾隨丞相孛羅 (*Polod*) (註四二)往使波斯阿魯渾汗所。歸後領崇福使。(一二九一)旋加翰林學士承旨。監修國史。後遙授平章政事。(一二九七)他的六箇兒子也里牙 (*Erya*) 臚哈 (*Dent'a*) 黑斯 (原名未詳) 闊里吉思 (*Georges*) 魯哈 (*Luc*) 咬難。(註四三)皆爲大官近侍。

忽必烈及其後諸汗時代皆以三萬基督教的阿蘭人 (*Alains* 一名阿連) 組織一種特別宿衛。這些阿蘭人皆是蒙哥汗時代從高加索山遷徙來的。一二七五年時有一部份阿蘭人在揚子江下流之鎮巢軍被宋將所殺。忽必烈因此將此城降戶分給阿蘭被害人的家屬。這些阿蘭人的後裔在一

三三六年時會上書教皇 Benoit XII。一三三八年阿蘭人 Thugay 同他的十三箇同伴持書謁教皇於 Avignon。（註四四）

註二六沙晚同伯希和曾說過此政策的原因之一種。據說「有若干異教曾在宋代禁止者。對於新朝曾爲贊助。所以不但付與他們傳教自由。而且在祈禱處給他們一種班次。元史同元典章裏面時常說到白雲白蓮等宗者。其故在此。還有道教許多宗派。同種種外來宗教。若談教派同天主派的基督教。回教。猶太教。等教情形皆同。（見亞洲報一九一三年刊上冊三六四頁）

註二七佛教徒在此次著名辯論之中。曾以那摩同幼年的八思巴（鈞案辯偽錄卷四原作拔合斯八）爲代表。其結果同一二五五年的辯論一樣。皆使道教徒屈伏。忽必烈在此次辯論之後。曾頒布了幾道聖旨。（一二五八年。一二六一年。一二八一年聖旨。）命將道教僞經焚毀。並將道教所佔佛教寺院退還。可參照沙晚撰「蒙古時代之漢文檔案與碑刻。」見通報一九〇四年刊三八二等頁。

註二八見馬可波羅書。Pauthier 譯本五九九頁。

註二九八思巴之在教名稱爲 Mañdhava Cribhadrā。至若八思巴的名稱。則爲西藏語譯寫梵語 *arya* 之意。此言「聖」。蒙古語作呼圖克圖。（*Khutukhtu*）可參考 Buth 撰「蒙古佛教史。」第二冊一三九頁。又撒雅薛譯蒙古源流 Schmidt 譯本（題曰「東蒙古史」）一五頁。又 Grünwedel 撰「西藏蒙古之佛教神話」六五頁。

註三○伯希和曾考此國師名號雖不始於元代。在從前中國佛教中業已有過。而且在真諦 (Paramārtha) 時代西北印度佛教中也曾有過。(伯希和撰「中國佛教中之國師」。見通報一九一一年刊六七頁。)

註三一伯希和說。見通報一九二四年刊六二頁。又大亞細亞雜誌第二冊(一九二五)二三四頁。蒙古字同畏兀兒字不同之點僅在寫法。蒙古字不過較有棱角而已。現識蒙古語最古之物。就是 *Uighur*。亞洲博物院所藏一二二〇至一二二五年頃的一種石刻。所謂「成吉思汗石」者。用的就是此種蒙古畏兀兒字。現在留存漢字譯寫之一二四〇年元朝碑史。或者也是用畏兀兒字寫成。(伯希和說見大亞細亞雜誌第二冊二八八頁。一九二八年時。伯希和在甘肅發現的一三六二年蒙古文碑。同巴里國檔案保存之波斯阿魯渾汗同完者都 (Ögözi) 汗致法國王 Philippe le Bel 的兩封國書。也是畏兀兒字。大津貴山致教皇 Innocent IV 書上用的印也是畏兀兒字寫的蒙古語。(伯希和撰「蒙古人與教廷」。見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二及一九二三年合刊三至三二頁。)

我們應該知道蒙古人借用的畏兀兒字母。不能完全譯寫十三世紀蒙古人的語言。此種畏兀兒字不特對於(或)與(或)不爲分別。而且在聲母裏面常將同一箇居間的複韻母混而爲一。並且將十三世紀蒙古語中必有的「發聲簡單刪除」。(伯希和撰「十三世紀蒙古語中之「發聲字」」。見亞洲報一九二五年刊上冊一三三頁。)

註三二在原則上。蒙古君主對於任何宗教皆予保護。沙喀所譯窩闊台蒙古哥忽必烈三汗之聖旨。對於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

失變。一概豁免賦稅。和尚亦作道人。就是佛教的僧人。先生就是道教的道士。也里可溫就是 *Artağun*。實言之景教的長壽。答失蠻就是 *dunishmend*。實言之回教的教師。可參考 *Devéria* 撰「蒙漢碑考」。見亞洲報一八九六年。下冊三九六頁。沙曉撰「蒙古時代之漢文檔案與碑刻」。見通報一九〇四年刊三八八頁。伯希和一九二七年在法國學院所授課程。

註三三關於 *Pispek* 同 *Tokmak* 兩地景教的遺蹟者。可參考 *Nau* 撰「景教之傳播」。見 *Gilmet* 博物院通信叢刊第四十冊三三一頁。回教百科全書第一冊九〇三頁 *Barthold* 撰 *On* 條。伯希和撰文。見亞洲報一九一四年刊上冊四九七頁。又通報一九一四年刊六二七頁。

註三四參考伯希和撰「中亞及東西之基督教徒」。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刊六二九至六三一頁。伯希和曾檢出汪古部習用的藏簡基督教名。如密溫 (*Simeon*) 關里吉斯 (*Georges*) 保六賜 (*Paulus*) 岳難 (*Johanan*) 雅古 (*Yakub*) 天合 (*Denha*) 易朔 (*Iso*) 耶穌 (*Luc*) 之類。(鈞案上面藏簡名稱。見馬祖常石田集中之禮部尙書馬公神道碑。)

註三五蒙古時代景教之傳佈。上引 *Nau* 之撰文二二二至二九四頁列有總表。並附有指示景教諸主教區之地圖。

註三六參考 *Moule & Gile* 合撰「鎮江之基督教徒」。見通報一九一五年刊六二七頁。

註三七參考伯希和撰「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刊六三八頁。

註三八此二人從前以爲皆是畏兀兒人。後經伯希和考訂後一人確爲汪古部人。(通報一九一四年刊六三二頁)

註三九參考 Chabot 撰「教總主教 Mar Jaballana II 傳」十一頁。

註四〇參考引 Chabot 書八六頁及二二〇頁。列班羅馬曾將一封畏兀兒字書交於 Philippe le Bel。此書尙存國檔庫。

註四一參考 Deveria 撰「蒙漢碑考」見亞洲報一八九六年刊下冊四〇九頁。伯希和撰文。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刊六四頁。又見基督教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第三及第四冊二四八頁。

註四二參羅蒙古語作 Bolod。此言鋼。東突厥語作 bulad。又 Osmanlı 突厥語作 Pulad。關於字羅奉使波斯事。可參考 Blochet 撰「蒙古史緒言」二三〇頁。伯希和撰文。見通報一九二七年刊一五九頁。

註四三鈞案程鉅夫雲樓集卷五拂林忠獻王(愛薛)神道碑。愛薛第六子名咬難。此咬難與石田集馬公神道碑之岳難。應皆是 Johanan 之同名異譯。原文漏舉。故補誌於此。

註四四參考 De la Roncière & Dorez 合撰「古典學校叢刊」第五十六冊。一八九五年刊二九頁。De Backer 撰「中世紀之遠東」二五六頁。Yule-Cordier 撰「契丹路程」第三冊一八〇至一八三頁。伯希和曾考訂阿蘭人派人到教皇處實有其事。一三三六年以上教皇書署名的幾箇阿蘭首領。並見元史著錄。福定即是 Fodim Jovens。香山即是 Chyansam。者燕不花即是 Cenboga (Jayanboga)。伯希和並考訂摩尼教在蒙古時代尙在福

建流行。可參考伯希和撰「福建之摩尼教的傳說」見通報一九二三年刊一九三頁。

七 馬可波羅之旅行

久居孔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兩箇 Venise 商人波羅弟兄 (Nicolo & Matteo Polo) 在一二六〇年從孔士坦丁堡出發。到欽察汗國去經商。當時的欽察汗是拔都的兄弟別兒哥 (Baraq-Bek) (註四五) 波羅弟兄在 Sarai (Sarai, Saray) 汗牙賣了許多寶飾於欽察汗。 (一二六二) 然後又從花刺子模的通道去到察合台汗國 (註四六) 的不花刺城 (Bokara—Bukhara) 在此城住了三年。因為諸蒙古汗適在戰爭。歸路已斷。他們乃決定隨從波斯汗旭烈兀派往朝賀忽必烈的使臣前往大都。他們必定取道訛答剌。阿力麻里。別失八里。哈密。敦煌等地。而抵大都。忽必烈待遇他們很好。並派他們回去請教皇派遣熟悉七種藝術的傳教師百人來到中國。 (註四七) 波羅弟兄在一二六六年離開中國。經行 Layas 或 Lajazzo (今 Cilice 之 Ayas) 而抵 Saint-Jean d'Acre。又從此處赴羅馬。見着教皇。教皇不允其請。他們由是回到 Acre。又在一二

七一年終從此處赴中國。他們在此次旅行中曾將 Nicolo 的兒子馬可波羅 (Marco Polo) 攜往。

波羅等從 Tadjazzo 發足。由 Syvas 行抵波斯汗國。(註四八) 當時波斯汗正同察合台汗交戰。他們不能取道河中。乃改行 Marhin 毛夕里報達。(Baudis = Bagdad) 等地至犒斯囉 (Tarr) 登舟而赴波斯灣中之忽里謨子。(Hormus = Ormuz) (註四九) 到了此地。他們又變更行程。不走海道。轉向呼兒珊。(註五〇) 你沙不兒。Sapurgan (= Sibirgan) 已里黑。(Balac = Balka) 等地。避開河中。在巴達哈傷 (Baleian = Badakshan) 逾葱嶺 Pamier-Pamir 沿鐵堡 Vican = Wakhan) 鉢盧勒 (Belo = Polor) 從塔什霍爾罕 (Tas-Kurgan) 同小哈刺庫勒 (Kara Köl) 行到天山南路。他們歷經合失合兒 (Cassan, Kägar) 也里度 (Carcun, Yarcun = Yarkand) 幹端 (Cotan = Khotan) 車爾成 (Charchan, Charcian = Çerçen) 等城。沿羅布泊 (Lb-nor) (註五一) 行。又經沙州 (Kaciū, Kachiu) 肅州 (Sueiur Sukohur) 寧夏 (Egrigaia) 汪古部 (Tonduo 天德) 而於一二七五年抵忽必烈歇夏之上都。(Cyandu, Chandu) (註五二) 他們將教皇 Grégoire X 致

蒙古皇帝書交給忽必烈。忽必烈很喜歡馬可波羅，便將他帶回大都。(Cambaluc Ekanbalic) 授以官職，並派他些親信差使。我們知道馬可波羅因此到過西安 (Quengienfu Kenjanfu 京兆府) 成都 (Sindafu) 大理 (Caraian 今刺章) (註五三) 押赤 (Yachy, Xaculi 昆明) (註五四) 好像他曾(疑在一二八三至一二八四年頃) 隨同蒙古軍隊到過緬國 (Amien) 或蒲甘國，後來忽必烈又任命他爲揚州 (Janguy, Yangu) 的官吏。此外又好像馬可波羅曾隨同蒙古使臣(註五五) 到過安南 (Anin, Anin?) (疑在一二七七年) 占城 (Chamba, Yamba) (疑在一二八八年) (註五六) 錫蘭 (Sailan) 馬八兒 (Maabar) 他在 Meliapur 謁 Saint Thomas 墓，好像就在隨使之時。(註五七) 他在此行中又好像到過俱蘭 (Kilam, Cillum, Colun, Quilon, Quilon)，無論如何。馬可波羅遊錫蘭時所記佛 (註五八) 本行是一種很忠實的記載。(註五九)

波羅一家在一二九二年初離開中國。他們在泉州登船。馬可波羅名泉州曰 Zayton 或 Cayton。忽必烈派他們送蒙古公主 Kōlkā'in 給波斯汗阿魯渾。(Argon=Argūn) 並致國書於教皇及法國英國 Castille 國等國王。他們的海船爲信風所阻，停留蘇門答刺(原作小爪哇)五箇月。又在

錫蘭停過船。然後沿麻囉拔 (Malabar) 行。經俱蘭 Ely, Tana 等港。越鹽蠻 (Caman) 海。而抵忽里模子。復由此經行起兒漫 (Cremen = Kirman) Yazd (Yasdi, Zesli) 等地。而至波斯。時阿魯渾汗死。波羅等乃將蒙古公主交給阿魯渾汗之子忽兒珊總督合贊 (Gazan) 然後又從此到 Tabriz 謁新汗乞合都 (Kaikhatu, Gaihatu) 留此城者三月。然後至 Trebizonde 登舟。赴孔士坦丁堡。而於一二九五年歸 Venice。

約有半世紀以後。大食人 Tan Batilla 自以爲亦曾遊過中國。他原在印度底里 (Dellhi) 王 Mu-hammed Taglak 處服務。底里王派他爲使臣。去見中國的蒙古皇帝脫歡鐵木兒 (Togan Temür) (一三四二) 因爲風波。將他留在 Valdives 羣島。不久他又成行。而在一三四五年頃抵於泉州 (Zaitun) 他曾看見泉州有不少波斯僑民。有一箇 Arsalil 的人做法官。 (kadil) 又有一箇亦思法杭 (Ispahan) 的人做首領。 (shahin al-Islam) 還有許多 Talriz 同可咱隆 (Kazerun) 地方的商人。 (註六〇) 他後來又到過 Sin al-Sin 或 Sinikalān (廣州) 又據他說。 (註六一) 他並到過京師 (al-Khansa 卽杭州) 同汗八里 (Khanbaliq 卽大都) 他從中國回的時節。好像經

過蘇門答剌同印度洋。而於一三四九年抵阿剌壁。(Arabie)

註四五別兒哥君臨欽察汗國之時。約始於一二五七。止於一二六六年。他幼年在忽里城(Khojend)被一簡學者指導。曾經信奉回教。可是並不狂信。所以在一二六一年時尙許一簡景教主教駐在他的都城。參考回教百科全書。第一冊七

二五頁 Bartholdy 撰 Baskā 條。

註四六馬可波羅名察合台汗國曰「大突厥」。

註四七見馬可波羅書。頗節 (Pauthier) 譯本十頁。

註四八波羅來往行程地圖。馬可波羅玉耳戈端 (Yule-Cordier) 本 (一九〇三) 有之。當時旅行中亞。似以先在波斯預備爲宜。伯希和說。「馬可波羅時代。波斯語應是中亞同東亞的一種流行語。」(亞洲報一九一三年刊下冊一八五頁)

註四九這一部份行程並不一定。Sykes 所撰的「波斯」二六三頁。以其經行之地。是 Taqiz, Sultāniya, Kāshān Yezd, Kirman, Ormuz, 等地。並參考玉耳戈端本第一冊十九頁。

註五〇馬可波羅名呼兒珊曰「乾樹國」或「地樹國」。見玉耳戈端本第一冊一二九頁。

註五一 Aurel Stein 同 Grenard 的考訂一樣。以爲馬可波羅所說的 Lob 城。就是現在的卡克里克 (Catalik 今塔光縣治)。見所撰 Serindia 第九章三一八頁。

註五二上部在今熱河興安嶺下灤河沿岸。與今多倫諾爾 (Dolon nor) 夾岸對峙。這是忽必烈的蒙古駐所。至若中國的

駐所則在大部。

註五三關於合刺章的名稱。可參考伯希和撰文。見遠東法國學校刊。一九〇四年刊一五八頁。

註五四玉耳戈。清本第二册一三二頁。有馬可波羅經行雲南地圖。

註五五馬可波羅奉使的問題。可參考頗節本卷首八至十七頁。又本文五八七頁。關於他在揚州做官的問題。可參考伯

希和撰文。見通報一九二七年刊二分一六四至一六八頁。

註五六馬可波羅名東京曰 *Cauteia*。原交趾國三字之對音。一二八八年使占城的年代。是玉耳提出的。見玉耳本第二

册二七一頁。並參考 *Dr. Mesero* 撰占婆史。見通報一九二一年刊四七六頁。

註五七見頗節本六二三頁。

註五八他名佛曰 *Sagumoni Boreen* 或 *Borean*。因為蒙古語名佛曰 *Burkhan* (不兒罕)。

註五九見頗節本五八八頁。

註六〇見 *Eda Paltita* 書。Delrémery & Sanguinetti 合譯本。第四册二七〇頁。泉州清真寺有一簡文真文碑。說

此寺是在一九至一一〇年間所建。前在一三一〇至一一三一年間爲一簡泄刺失 (*Chien*) 城的人名喚

Loan (al-Din) 者所重修。參考 *Van Borchum* 撰「泉州之大食文碑」。見通報一九二一年刊七四頁。

註六一有人疑惑他祇到過泉州同廣州。關於他的記述之虛偽者，可參考玉耳撰「契丹路程」第二冊四三三頁，又四七七至五一〇頁。並參考 G. Ferrand 撰「關於遠東之大食波斯突厥地志及行紀」(一九一四)第二冊四一六頁。據此書說：「Ibn Jubayr 從來沒有到過越南半島同中國，而他的行紀皆是完全出於偽造。不然，就是 Ibn Jubayr 或是傳抄行紀的人，將原文改竄，致使今人疑其非真。」(同書四三二至四三三頁)。

八 馬可波羅時代之東亞商業

馬可波羅書之一重要部份就是他所敘述的中國南北南部之經濟情形。(Ibn Batista 所說的亦以此部份爲重要)他稱中國北部曰契丹。(Cairi, Cathay, Khitai)南部宋國佔壤曰蠻子。(Manzy, Mianzi, Mangi) (註六二)我們從他才知中國北部全境「出產一種黑石，一煤，一漆，自由中如同脈絡，燒起來如同薪火。其火候之良，致使全境不燃燒他物。」這一點使他驚異，還有商道之使用。他驚異的程度也不弱於前。他尤其注意長江 (註六三)之商業的重要。他說「此江來往的船舶，以及所載的貴重貨物同財富，比基督教徒一切川流同全海所載的還要多。」「每年湖江而上的船舶約有二十萬。回去的船舶還不在其內。」馬可波羅並注意到忽必烈所浚的運河之經

濟作用。此河從揚州運載米糧至於大都。

爲指揮此種偉大的內地商務。並爲與同印度南海共交易。曾在中國中部同廣東一帶諸港。設置些很有勢力的商業會所。這些會所可同 Flandres 及 Florence 藝業會所相抗衡。馬可波羅對於京師（杭州）的商業會所曾說：「其商人之多而且富。其商貨之多而且衆。可以說無人能舉其數。那些爲店主的幫首。同他們手不操作的妻室。潔淨富裕。如同國王一般。」他見交鈔之通行。曾戲名之曰點金石。「在大汗管理的地方。無論甚麼所在。各人皆願使用交鈔。用以買賣貨物。與純金無異。」（註六四）中國人之不可思議的商業能力。曾使馬可波羅歎賞。他時常對我們列舉這些財貨。從印度來的船。裝載些香料。胡椒。薑桂。長江下行同運河上行的船。裝載米糧。杭泉兩州的商店。充佈貴重貨物。若生絲。花綢。金錦。花衣。紗。緞。（時名緞曰 *zajani*。質言之 *Zayton* 的織物。）之類。（註六五）

馬可波羅又歷述中國之主要市場云。大都（*Cambaluo*）是北方的絲織物之中心。每日運入之貨物。祇絲一項。不下千車。用以製作金欄綢絹。成都府（*Sindafu*）紡織川綢。運售中亞。南京（*Nangin*,

Nanghn 開封) 同蘇州 (Siguy, Suju) 紡織金欄。揚州 (Yanguy, Yanju) 爲長江米糧聚積之所。京師 (Quinsuy) (註六六) 則爲糖業之一大商場。此外京師輸入印度南海之香料。輸出絲織物於印度及回教諸國。所以有不少外國商民。若大食人。波斯人。基督教國之人。居留此處。(Odoric de Pordenone 所言杭州情形亦同。惟將京師寫作 Casale) 福建省內有兩大商港。一名福州 (Fuguy, Fuju) 一名泉州 (Zaytun) 「福州出產生薑甚夥。並製多量之糖。其地亦有珍珠寶石之大市場。因爲有印度商船數艘運來貴重貨物於此地。」

然而中國最大之商港要爲泉州。「印度一切船舶皆聚於此。運來香料及其他貴重貨物。蠻子地方之商人咸蒞此港。貨物數量甚巨。而珍珠寶石之夥亦足驚人。卽從此港轉輸蠻子地方。其運載胡椒自印度至基督教諸國有一船者。而至此泉州港者則在百船以上。」這些記載曾爲大食旅行家 Ibn Batuta 所證實。他在二三四五年前後記述泉州。也說到此地之香料同綢緞 (Za'ituniya) 的交易。同大食波斯僑居此地之商民。(註六七) 馬可波羅又說。泉州附近之 Timuyn 地方。陶器頗爲著名。(註六八) 至若廣州則未經馬可波羅言及。可是 Odoric de Pordenone 同 Ibn Batuta

皆名其地曰 *zhincalan*。皆說是中國之一大城。（註六九）

如此看來。蒙古時代之中國商場。同印度馬來羣島商場有密切之關係。據馬可波羅所記。「中國船舶航行爪哇諸港者不少。運載黑胡椒。華澄茄。丁香。及其他香料而歸。泉州商人頗獲其利。」（註七一）又一方面我們知道在忽必烈同時的後人時代。曾與馬八兒俱蘭等地的國王訂有商約。中國海船按期運載生絲。花綢。緞。金錦。於 *Cavetipatan*, *ail* (*Kuyal*) 俱蘭。錫蘭等地。復由諸地運回胡椒。薑桂。豆蔻。紗布。珍珠。鑽石。諸物。加以當時君臨波斯之君主。也就是君臨中國的蒙古皇朝之一支。尤足鼓勵兩國之商業活動。波斯旭烈兀朝之諸汗。雖然統治回教之國。可是仍然不厭蒙古嗜好。所以他們皆從中國運來一切奢侈用品。就中以綢緞瓷器爲多。（當時中國的畫師並影響此時代之波斯繪畫。）波斯一方面尚運出毛氈。鞍轡。兵器。銅器。瑇瑁。於中國。

復次馬可波羅之旅行。同 *Pogolotti* 所撰之「貿易習慣」。（註七一）皆證明蒙古之侵略曾使中國與歐洲相接觸。十三世紀時。東西交通之陸地大道有二。（一）爲欽察道。經行敦煌。哈密。別失八里。阿力麻里。訛答刺。玉龍傑赤。Karaï, Astrakhan, 而抵於 *Crimée* 半島之 *Cafis* 同 *Tana*

等港之 *Gènes* 人商埠。(二) 爲波斯道。經行敦煌。羅布泊。天山南路。葱嶺。巴達哈傷。呼兒珊。*Ajemī*, *Tahriz*, 等地。或抵於 *Trebizonde* 之 *Gènes* 人同 *Venise* 人之商場。或抵於 *Iajazzo* (*Alas*)。東亞貨物由此兩道逕達歐洲。

此二道或名絲道。皆屬陸道。蒙古人之侵略。且將海道或香料道重行開闢。前此伊蘭之黑衣大食朝及色蘭柱朝。對於西方之人皆閉關自守。波斯之蒙古汗國將門戶開放。一任基督教之傳教師與商人經行海道而赴中國。自哈里發國之滅亡。迄於回教之得勢。通過伊蘭之拉丁旅行家往來不絕於途。自 *Tahis* 達於忽里模子。從忽里模子登舟。前赴俱蘭泉州。而印度同中國之貨物來自泉州俱蘭。經過龜蠻海及波斯灣。並由忽里模子運輸至 *Tahriz*。而轉運至 *Iajazzo*。或 *Trebizonde*。亦如川流不息。

由是中國土耳其斯坦韓羅思波斯諸國皆統治於其奉同一法令的大帝國之下。而諸大君皆能保障商隊之安全。一任種種宗教之傳佈。遂將古代以來阻遏不通之世界海陸通道。再開闢。古代東西雖有交通。然實不及馬可波羅時代之盛。就實際言。歷史中中國伊蘭與西方相接觸者。蓋爲第

一次。

註六二 Ibn Batūta 傳稱中國南部曰 al-Sin 而與北部 al-Khita 相對稱。其他諸著作家則以 al-Sin 統稱越南半島馬來半島南海羣島。而名中國本部曰 Māsin (參見 Arousseau 撰文。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一九二四年刊五七七頁)。

註六三馬可波羅曾用蒙古語的名稱。而名黃河曰 Caramoran (= Karamiren 此音黑水)。(伯希和說)。

註六四見頗節本三二五頁。參照玉耳戈羯本第一冊四二六至四三〇頁註。並參考 Ibn Batūta 書譯本。第四冊二五九至二六〇頁。

註六五可參考 Heyd 撰東方商業史。Entry Raynaud 譯本第二冊六七〇頁(生絲)及六九三頁(織品)。

註六六此外尚有下例種種寫法。Khansu, Khinsa, Khingsui, Khanzai, Cansay, Campsay。

註六七見譯本第四冊二六九頁。據說「泉州港是世界的一箇大港。竟可說是世界諸港之最大者。」按一二二五年時泉州有一箇官吏趙汝适。就在泉州撰了一部諸蕃志。Hirth & Rockhill 有合譯本。(伯希和對於譯本有評論報告。見通報一九一二年刊四四六頁)關於泉州之同教僑民者。可參考伯希和撰中國大食文之古物。見通報一九一三年刊一三四頁。

註六八見頗節本五二九頁。並參考 Heyd 東方商業史譯本第二冊二四七頁。鈞按原書謂此地是德化。俱與泉州附屬。

一語不符故刪。

註六九 Ibn Battuta (第四冊二七二頁) 曾說此地輸出蠶器於印度 Yémen 等地。

註七〇見頗節本五六一頁。關於香料之貿易者。可參考東方商業史譯本第二冊六四四頁(豆蔻條)及六五八頁(胡椒條)。並參考 Eberhard 撰大食波斯突厥地志及行記。第一冊三一等頁。

註七一此書在一三三五至一三四三年間撰於 Florence 參考東方商業史譯本第一冊卷首十八頁。

九 蒙古時代中國之天主敎

波羅之旅行並非一種例外。一二九一年時曾有一箇義大利商人 Petrus de Luca longo 從 Tabriz 取道印度洋而赴中國。他在大都經商。好像已經致富。因為他在一三〇五年曾將皇宮附近的一塊地贈給弗郎西士派 (Franciscain) 的教士孟帖戈文諾 (Jean de Monte-Corvino)。二十年之後。Cénes 人 Andalo de Savignone 曾爲大汗所信任。他曾以蒙古大使的名義回到西方。後在一三三八年好像是從 Tana 一道回往中國。(註七二)

同時還有些傳教師到達中國。一二八九年時。教皇 Nicolas IV 聽見列班騷馬說蒙古帝國中有

不少基督教區之存在。乃派弗郎西士派教士孟帖戈文諾持致波斯阿魯渾汗同忽必烈大汗之國書。前赴遼東。孟帖戈文諾在阿魯渾汗處停留若干時間。後於一二九一年赴印度。偕商人 Petrus 留居 Meliapur 者十三箇月。復由此處赴中國。謁見大汗鐵木兒。大汗待之甚厚。鄂多利克 (Oloric de Portenone) 曾記載云。「皇宮裏面我們有一箇弗郎西士派的主教。皇帝上馬時他給他求福。皇帝口吻十字架頗見熱心。」(註七三) 汪古部王闊里吉思 (蒙古語作 Körgüz 歿於一二九八) 原信景教。孟帖戈文諾曾勸他改信天主教。(註七四)

孟帖戈文諾在大都建設了兩座教堂。其中有一教堂卽是同他偕來的商人 Petrus 所贈。(一三〇五) 不到幾年。受洗者已達五千人。並開始將讚頌歌譯爲韃靼語。一三〇七年時。教皇 Olémont 任命他爲大都的大主教。一三〇八年又派弗郎西士派教士三人 André de Péruse, Gérard, Peregrino, 到大都爲他手下的主教。一二二二年。教皇又派教士 Thomas, Jérôme, Pierre de Florence 到蒙古帝國。Jérôme 被派爲 Crimée Cazaria 之主教。並兼管欽察汗國的教務。Gérard 後爲泉州的主教。有一箇阿美尼亞的富人。曾在泉州建立一所教堂。繼其後爲泉州主教者是 Por-

egrimo, André de Pérouse (1322), Jacques de Florence (1326) 諸人。(末一人曾在二二六二年被害。)傳教師之受蒙古政府的優待如此。一三二五年前後。大汗並賜與André de Pérouse 年金一百金 florins。他曾用此金在泉州建設修道院一所。容納修道士二十二。至若波斯汗國的傳教會。(一二二八)同一三二九年 Jourdain de Sévérac 被任爲俱蘭 (Columbuma-Quilon) 主教時之南印度的傳教情形。(註七五)將在他書別有說明。

孟帖戈文諾以後。在中國傳教的最有名教師。就是鄂多利克。(一二八六至一二三三)他是 Udine 城的弗郎西士派教士。被派前赴遠東。他在一三一八年從 Padoue 出發。後在孔士坦丁堡登舟。赴 Trébizonde 登陸。歷經 Tauriz, Sultaniya, Kars, Yezd, 等地。而在忽里模子登舟赴印度。抵 Bombay 附近之 Tana 後。由此達俱蘭。停留若干時間。後巡歷 Meliapur 之 Saint-Thomas 墓。並遊錫蘭。旋登舟歷經蘇門答刺爪哇古城而抵廣州。(Sinacalan) 他並到過泉州。見有弗郎西士派之修道院兩所。又到過京師。(Casale 杭州)見有不少基督教徒。又到過揚州。(Jamatay, Jansu) 見有弗郎西士派的教會一所。後到大都。在孟帖戈文諾處留居三年。於一三三〇年取道四川而回。

歐洲。他並未經過西藏。(Tibet)不過聽見說此地是一箇神權政治的國家。(註七六)

孟帖戈文諾在一三二八或一三二九年歿於大都。至一三三八年。教皇 Benoît XII 又派弗郎西士派教士馬利諾里 (Jean Marignoli) 赴中國。他經行欽察阿力麻里等地。而於一三四二抵大都。同年八月十九日謁見大汗。進獻白馬。一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在泉州登舟赴印度。留俱蘭及 Meliapur 一年。至一三五三年歸 Avignon。一三七〇年時。教皇 Urbain V 曾任命巴黎大學教授 Guillaume de Prato 爲大都大主教。次年又派 Francesco de Podio 爲駐華大使。然此時元朝已亡。而天主教之諸傳道會亦爲明朝所摧毀。

東土耳其斯坦察合台汗國傳道會的命運亦同。此處傳道會好像曾經利用察合台汗 Jenkai 在位時代之最後的安寧。此汗似有一子受有傳教師之教育。一三三八年時。教皇 Benoît XII 尙能任命弗郎西士派教士 Richard de Bonigogne 爲阿力麻里 (Armalecth-Almañlig) 之主教。(吾人不應忘者。阿力麻里的突厥人迄於斯時曾爲景教信徒。)可是此地歸依回教。恰在此時告其成功。由是伊犁之小基督教區遂見破壞。而其主教與一切修士皆在一三四〇年前後被殺。

註七二參考 Heyd 東方商業史譯本第二冊二一八頁。

註七三見「鄂多利克亞洲行紀」Cordier 本三七五頁

註七四關於汪古王之世系及歷史者。可參考伯希和撰「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刊六三一至六三三頁。

註七五參考 Jourdain Catalani de Sévérac 撰「亞洲之珍異」Cordier 本一九二五年刊。

註七六參考 Laufer 撰文。見通報一九一四年刊四〇五頁。

十 中國之蒙古帝國及其他成吉思汗系汗國 察合台汗國之沿革

忽必烈汗（一二六〇至一二九四）鐵木兒完者都汗（一二九五至一三〇七）及其以後諸汗時代。（一三〇八至一三六八）時。常要求其他三汗國稱臣於大汗。此三汗國就是朮赤系的欽察汗國。察合台系的土耳其斯坦汗國。同旭烈兀系的波斯汗國。自從海都之叛平復以後。三汗國固皆承認大汗為主君。以迄於元朝之亡。可是此種保障帝國一統之上邦權力。不久便成爲一種外交形式。起先斡羅思與波斯兩汗國距離大都大汗甚遠。大汗祇能執行冊封而已。嗣後蒙古人不久便喪

失其種性。各採其國之風俗及精神。及至半世紀以後。忽必烈的後人成爲漢人。察合台的後人成爲突厥人。（註七七）旭烈兀的後人成爲波斯人。最後察合台欽察波斯三汗國的蒙古人採用回教。所以終與存爲佛教的中國分離。欽察（註七八）波斯（註七九）兩汗國之沿革。將在他書說明。此處祇說察合台汗國之沿革。已足闡明此種逐漸分離之趨勢。（註八一）

成吉思汗死後。分給第二子察合台之地。包括（一）東土耳其斯坦境內吐魯番同別失八里之畏兀兒國。伊犁之哈喇魯國。（阿力麻里）吹河同塔里木河流域諸地。（註八一）（二）西土耳其斯坦或河中等地。（不花剌）至若阿母河南方阿富汗境內巴達哈傷。巴里黑。梵衍那等地。好像最晚在阿魯忽在位時代。始屬察合台汗國。（註八二）總之。察合台汗國的封地就是突厥舊境。（所以馬可波羅名曰大突厥國。）吐魯番同阿力麻里雖尙信奉景教佛教。可是天山南路同河中兩地。業已變爲回教深刻化的區域了。建立此國之察合台。（其人歿於一二四二年。後來即以察合台爲國名及種名。）就是遵守舊蒙古成規之模範。所以寧採景教而反對回教。可是不到五十年。他的孫子已改信回教了。在一二五二年時。別失八里最後的畏兀兒王。（亦都護）是舊突厥之代表。曾因回教

徒之唆使而被殺。河中之人至是遂佔優勢。最初察合台諸汗時代。西土耳其斯坦的長官業已是箇回教徒。就是成吉思汗一箇親信人牙魯瓦赤 (Yahmūd Yalawaj) 之子 Mas'ūd Yalawaj。察合台國第六汗八剌汗 (一二六六至一二七一) 已經變爲回教徒。而名 Qiyāṣ al-Dīn 實言之「宗教的援助」。(註八三) 在篤哇 (一二七四至一三〇六或一三〇七) 同怯伯 (Kebek 一三〇九又一三一八至一三二一或一三二六) 在位時代。好像佛教景教的反動佔有優勢。可是自從答兒麻失里 (Tarmāshīr) (註八四) 汗成爲 Alā al-Dīn (此言宗教之上位一三二二或一三二六至一三三四) 以後。回教之勝利。則不復有疑義矣。

察合台系的歷史。在對外一方面。因爲內訌的緣故。起初並不光輝。(註八五) 在十二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中。因海都之侵奪。汗位幾乎中斷。海都是窩闊台系的代表。其封地在塔爾巴哈台同葉密立流域。他在一二六六年攻擊察合台汗八剌。而奪其伊犁流域同天山南路之地。僅將河中一地留給察合台汗。自是以後。察合台諸汗成爲海都的順臣。八剌之後聶古伯汗 (Nīkpai Ögür) (一二七〇至一二七二) 曾想抵抗海都。而爲海都所殺。聶古伯的後人篤哇好像是屈服了。曾隨着海都反對

之諸父。又幫着他在 *Mungab* 戰勝波斯汗。而將呼兒珊佔領。(一三一五)完者都汗求助於大都的大汗。大汗乃遣丞相 *Tugači* 領兵往援。(註八八)在苦叉(*Kučā*)同熱海(*Tasik-köl*)之間。戰勝也先不花。並進兵至於塔刺速。(註八九)由是察合台汗遂將呼兒珊確定拋棄。

察合台系諸汗佔領阿富汗之時。並曾想侵略印度。篤哇同其諸子 *Kutluk Khoja* 怯伯答兒麻失里。曾在一二九七年。一二九九年。一三〇五年。一三二七年。屢次侵入五河(*Panjab*)並進迫底里城。可是每次皆爲君臨此城之 *Mameluks* 朝(突厥阿富汗種)的諸王所擊退。一二九七年頃。(註九〇)篤哇曾大掠 *Lahore* 一帶。一二九九年頃。 *Kutluk Khoja* 曾進兵至於底里。然爲底里王 *Alā al-Dīn Muhammed Khalji* 拒之於閼牟那(*Jumna*)河上。一三〇五至一三〇六年時。怯伯又進掠 *Multan*。然亦爲底里王敗於 *Lahore* 附近。最後在一三二七年。答兒麻失里又侵五河進逼底里。亦爲底里新王 *Muhammed Taglak* 所擊退。

約當一三一八年頃。察合台汗國分爲二國。(註九一)察合台系之一支。君臨東土耳其斯坦或蒙兀兒斯坦(*Mogolistan*) (伊犁河吹河同天山南路)其一支則立國於河中(*Transoxiane*) (註九二)

蒙兀兒國之諸汗。如 *Tiǰük Timūr* (一三四七至一三六三) (註九三) 等。大致尙能保有大權。可是河中國之諸汗則爲閹弱的君主。任其藩臣脫離羈縻。十四世紀中葉時。其最後諸汗僅爲貴族首領首相 *Kazaǵān* 之傀儡。*Kazaǵān* 死後。蒙兀兒汗 *Tiǰük* 侵入河中。併入其地。暫時將察合台汗國的舊壤恢復。(一三六〇) 可是有一突厥貴人 (註九四) 名帖木兒 (*Timūr Kūrgan*) 就是我們所稱的 *Tamerlan* 者。曾娶 *Kazaǵān* 之孫女爲妻。起兵恢復河中之地。戰爭數年。將 *Tiǰük* 的後人 *Ilyās Khoja* 逐出境外。(一三六五) (註九五)

自此以後。察合台系遂屏諸河中以外。先爲帖木兒系所驅逐。後爲昔班系 (*Saybānides*) 所拒走。僅保有蒙兀兒斯坦一地。洵如波斯人之言苟延殘喘而已。約當一四五六年時。其國又分爲二。蒙兀兒斯坦本土則屬 *Yūnus* 汗。其境僅限於熱海附近。自塔什干 (*Taskend*) 迄於固勒札 (*Kulja*) 別有一國名畏兀兒斯坦 (*Uǵur stān*) 則爲也先不花二世所統治。其地限於吐魯番一帶。此時之天山南路則名六城 (*Altisalar*) (註九六) 而爲勢力強盛的蒙古族。 *Dūǵlat* 族或 *Tūleide* 族諸酋長所分據。其中有一時代 (一三六七) *Dūǵlat* 族之一酋長且將蒙兀兒汗 *Ilyās Khoja* 殺害。而

自立爲汗。一三九〇年時，帖木兒最初對於察合台汗國之討伐，就是討伐此僭位之汗。（註九七）

蒙兀兒斯坦之察合台系，至一五〇二或一五〇三年頃始亡。時河中國的昔班系（註九八）已將塔什干奪取。可是此系一支之阿黑麻（Ahmed）（歿於一五〇二至一五〇三）曾承襲蒙兀兒斯坦，而君臨阿克蘇同吐魯番等地。阿黑麻之子滿速兒（Mas'ud）（約在一五〇三至一五四三年間）曾侵併明朝之哈密。一五一四年時，滿速兒弟賽典（Sa'id）又將喀什噶爾（Kashgar）同牙兒干（Yarkand）兩城的 Dughlat 酋長廢了。而在此處建立一新察合台系的國家。（註九九）由是察合台系恢復了天山南路全境。可是不久便爲回教和卓（Zholja）的神權所制服。到了十七世紀初年，和卓等漸將大權奪取。約在一六八〇年時，和卓曾得厄魯特（Eldutes）之助，終於奪取其地。

在此種內訌之中，我們曾見突厥種制勝蒙古種。而在突厥人中，則又見撒麻耳干的回教徒制勝阿力麻里同喀什噶爾兩地之非回教徒。自十五世紀以後，土耳其斯坦與中國本部遂完成其分離。土耳其斯坦已不復歸向中國而向回教。（註一〇〇）由是先由蒙古侵略所開闢之道路又見封鎖。顧波斯汗國亦受相類之變化。亦完全改從回教。由是中國經波斯灣而赴歐洲之通道亦閉。中國遂又淪

入孤立之中云。

註七七察合台汗國之蒙古人，「突厥化」的很快。Terje 說，自十四世紀以後，業已開始名稱模仿波斯語的東突厥語曰

「察合台語」

註七八欽察汗國的蒙古人，突厥化之速也不下於察合台汗國的蒙古人。十五世紀金帳汗的官話，祇用突厥語。可參考回教

百科全書第一冊六九九頁 *Batukhan* 條。又七二五頁 *Beke* 條。第三冊一六三頁 *Sarai* 條。

註七九關於波斯汗國之沿革者，我們將在別一書中敘述。

註八〇參考 *Khondemir* 撰「土耳其斯坦及河中蒙古諸汗史」 *Defremery* 譯文，見亞洲報一八五二年刊上冊五

八及二一六頁。 *Muhammed Haidar* 撰「中亞蒙兀兒史」 (*Tarikh-i Rasuli*) *Danison Ross* 譯本，

八九五年刊。 *Skrine & Ross* 合撰「亞洲之中心」，一八九九年刊。同教百科全書第一冊八三一至八三五頁

Chahatāi-khān 條。 *Barthold* 撰「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及其他俄文撰述。

註八一但應注意者，合失合兒同天山南路的大部份，雖屬察合台汗國，可是幹丹在起初原屬忽必烈系，所以察合台汗入剽

曾經侵掠過幹丹。

註八二察合台汗駐在伊犁流域，他的後人也常在伊犁熱海吹河等處，從不駐在天山南路或河中諸城。中國的忽必烈系同

波斯的旭烈兀系，皆駐城市，而適應地方的文化。至若土耳其斯坦的察合台系，同欽察的朮赤系，從未決定脫離他們

皇宗的半遊牧生活。所以河中同幹羅思兩地諸城。同這兩箇汗系皆不覺得有密切關係。所以察合台汗國從來不能組織一箇真正國家。又案花剌子模國先屬欽察汗國的拔都汗同別兒哥汗。後在一二六五年爲察合台系的阿魯忽所奪取。

註八三八刺從前的 Mubārek-shāh。在位雖然不久。(一二六六)可是業已先奉回教。

註八四此名就是梵名 Dharmacī 轉爲蒙古語名的。

註八五察合台死(一二四二)後。他的孫子刺旭烈嗣位。大汗貴由廢之。代以也速蒙哥。(Yisū Mangū)(一二四七)大汗蒙哥又立合刺旭烈。(一二五一)其妃倭耳干納監國。(一二五二)至一二六一年時。被阿魯忽所廢。後來阿魯忽又娶之爲妻。阿魯忽(一二六一至一二六六)是察合台系首先有作爲的一箇人。他死後。合刺旭烈同倭耳干納的兒子 Mubārek-shāh 嗣立。同年(一二六六)爲八剌所廢。

註八六海都既然奪了他的東土耳其斯坦。所以他想奪取伊蘭。補償他的損失。

註八七後來阿八哈反攻。曾將不花刺城毀了。(一二七三)七年以後。才能修復。可是沒有完全恢復。所以在帖木兒系時代。改以撒麻耳干爲都城。可參考回教百科全書第一冊八〇〇頁及第三冊一三五頁 Bukhārā & Samarkand 等條。

註八八參考 Blochet 撰「蒙古史緒言」二三九至二四〇頁。鈞案元史宰相表(卷一一二)無此丞相名。

註八九察合台汗之兩駐所。一在熱海附近。一在答刺速河。

註九〇這些在一二九七至一三〇五年間的侵略年代不甚明瞭。

註九一年代亦不明。參考「中亞蒙兀兒史」(Tārīkh-i-Rasā'id) 譯本二八頁。Zambaur 撰「回教之世系及年代」

二三五頁二五三頁二四九則二七二則。

註九二參考「中亞蒙兀兒史」地圖。

註九三此汗時完成東土耳其斯坦之回教化。可參考「中亞蒙兀兒史」譯本十頁。

註九四按照世系同習慣。固證他是蒙古人。其實是一箇突厥人。他的語言是突厥察合台語。

註九五參考中亞蒙古史譯本二三頁。

註九六此六城就是庫車(Kučā) 阿克蘇(Aksu) 烏什吐魯番(Uč-Turfān) 喀什噶爾(Kāšghar) 葉爾羌

(Yarkand) 和闐(Khotan) 六城。

註九七後來Dughlat酋長Khudaidād(似爲一三九〇至一四三〇年間人)復又承認察合台汗爲主君。可是他的後

人一直到一五一三年時。皆在天山南路自主。並能抵禦帖木兒系之侵入。可參考回教百科全書第一冊一一二頁

Dughlat條。並參考「中亞蒙兀兒史」譯本五十頁 Dughlat世系表。

註九八昔班朝出於朮赤第五子昔班(Saybān) 封在烏拉(Oral) 水東已有多年。後在一五〇〇年將帖木兒朝驅出

河中以外。參考「回教之世系及年代」二七〇頁。

註九 此時代的歷史。曾經 Dūglāt 族的一箇宗王 Mirza Muhammed Haidar Dūglāt (一四九九至一五五

一) 記述下來了。此人是察合台汗 Yānus 的外孫。他所撰的波斯文「中亞蒙兀兒史」(Tarikh-i Rašādi)始

於 Tūglāk Timur 之立。(一三四七)迄於撰者時代。Elias & Denison Ross 有合譯本。(一八九五年刊)

註一〇〇 參考 Bouvat 撰「帖木兒文化之研究」見亞洲報一九二六年刊上冊一九三頁。所誌帖木兒朝時河中之事

甚詳。

